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二號

THE NEW WAY

No. II Vol. I

15 February 1928

目錄

- | | | |
|----|----------------------------|-----|
| 一、 | 國民黨的新提案 | 鐵豆 |
| 二、 | 一黨專政與吾國 | 立齋 |
| 三、 | 爲國民黨討論一黨專政之利害 | 純士 |
| 四、 | 甚麼是應該清除的共產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產生的實際行爲 | 君房 |
| 五、 | 從思想自由到政治自由 | 春木 |
| 六、 | 民主政治與階級政治(續) | 叔耘 |
| 七、 | 獄門 | 講庭譯 |

國民黨的新提案

鐵豆

國民黨在他的四次全體會議中，有蔣中正的提案與繆斌的提案，其原文雖已早登各報，然仍不妨撮錄在這裡，以便讀者易於參照。（其中有特別可注意的字句用圈號記出）

甲、蔣中正第一次提案原文：

（上略）吾國爲產業落後國家，八十年來，因不平等條約所束縛，日痿日瘁，不能恢復主權，自由發展，至今尙列於次殖民地，言之痛心。自民國以來，列強之政治侵略與經濟壓迫，着着逼進，復以政治經濟軍事種種之力量，援助軍閥，破壞國民革命，務使我國永成爲無統一政治組織之國家，以便其宰割之私。我雖有依據公理之要求，彼終認爲利益之舐觸，華府會議之決議案，本爲狙公愚人之一技，猶一再延宕而未能實踐，其他更可知矣。猶憶歐戰告終，總理一面以國際平等之正義，昭示列強以放棄侵略之必要，並以偉大之目光擬具國際資本計畫，主張用外國專門人才及機器借款，以開發吾國實業，同時致書其當局，代爲解決大戰後之失業工人與退伍兵士，以無形消滅無產階級之革命。如此深謀遠慮，卒不足以動列強之一顧，且變相侵略，層出無窮，勢力運鷄，羣思宰割，乃不得不別求對外

策略，以謀實現我民族之獨立與自由。其時蘇俄革命告成，列甯高唱東方革命政策，以援助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者為號召。越飛東來，明白表示援助國民革命之誠意，而蘇俄復有首先放棄不平等條約之表示，總理本廓然大公之抱，秉與人為善之心，遂與蘇俄聯合戰線，以進行國民革命。然蘇俄之在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之共產宣傳，可為殷鑒。故總理又於民生主義演講中，以中國若行共產，猶廣東人穿皮衣、希望翻北風為喻。可知總理聯俄，實為進行國民革命衝破列強陣綫之必要採取一時之策略，當時一部份同志，稍明國際常識，不諒總理苦衷，反對之後，繼以破壞，平心而論，有今日軍事之發展，便不可謂當日聯俄之錯誤。靖共以後，苟非蘇俄在吾黨範圍內有主持暴亂破壞革命之行爲，吾黨自不至與之決裂，今則首先來犯，發縱者俄署，指導者俄人，攜貳敗盟，其曲在彼，無所逃於世界公論。經此次創鉅痛深之後，聯俄政策，誠不得不暫告結束，蘇俄如能澈底悔悟，停止共產宣傳，雙方之關係仍有恢復之可能，講信修睦，此異日事。鄙意以為本黨此時，一面宜擴大三民主義之宣傳，俾世界各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向為資本主義之國家所控制，而急於需要民族革命者，咸得進謀解放，共循正軌。一面警告列強，放棄政治與經濟之侵略，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還我主權，另締新約如其不納，亦可別籌策略，以為應付。自來外交方針，須視

形勢爲轉移，以後中國之國際地位，當視吾黨之外交運用爲何如耳。此應注意者一。總理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制定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孤詣苦心，無非爲解除民衆疾困，增進民衆福利，離開民衆，便無所謂革命。然軍事區域之民衆，當革命進行之際，或不能不忍痛須臾。訓政開始區域，何以人心亦未能安定，昔之箠食壺漿惟恐不及者，今則呻吟苦困，莫敢誰何。進求其故，則共雖去而共產化之工作未盡去也。共產主義爲階級鬥爭，與我三民主義謀各階級聯合以求共同利益者截然不同。容共產時期之各種打倒口號，至今發現流弊，而襲用如故，奉行者不識不知，知之者亦不能自爲風氣，無怪乎社會不安，對本黨漸失信仰。要知革命之成敗，繫乎人心之向背，後方之民衆，既未能解除疾困，前方之民衆，將何以表示歡迎？因錯誤而召懷疑，併宣傳亦失效用。今軍事進展而使民衆失望至此，未免有負歷史之使命，此吾輩皆應引咎者也。鄙意宜將從前混淆不清之口號，爲共黨所遺留而不適用者，概行撤廢；一面盡力闡發本黨主義，爲有統系有組織之宣傳，復對黨內外之有用人才，昭示大公，一律平等吸收，使受本黨訓練，爲國宣力。全國區域，由軍事平定進爲政治訓練，詎非事半功倍，總理主張以黨治國，而遺囑又主促成國民會議，用意何等深遠，吾人日讀遺囑，何可不急起直追？至於民衆運動，原爲國民革命進行中所必需，但自

共產黨侵入以來，把持民運，遮斷本黨，對於農工，則割裂分化，鼓吹鬥爭，用爲工具，使自戕殘，以搗亂社會之秩序，而造成產業之停頓。對於青年，則以讀書求學爲反革命，以蕩逸貪縱爲覺悟分子，誘之以本身利益之異說，驅之於叫囂凌轢之歧途。對於婦女，則利用其單簡之感情，脆弱之判斷，百計鼓動，使之破壞家庭，以圖顛覆社會。諸如此類，已成泛溢之狂瀾。今雖清黨以後，而餘毒竄伏，尙未淨除，又因本黨民運工作人員訓練之未周，一切方法策略，不免沿襲共黨之師承，以訛傳訛，民衆未獲其實利，社會首蒙其弊害。若不暫停進行，澈底整理，確立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之方略，從新作起，則民衆樂利，將無實現之時，此宜注意者二。本黨領導國民革命，有一不變之主義，而無死守不渝之策略。以主義與策略較，自然策略爲輕。往前容共，特策略耳，繼續運用策略，至主義被動搖時，惟有變更策略之一法，否則黨且不保，更何以對總理，此義今日已極明顯無俟贅言。顧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經無數之經驗與教訓，其最大癥結，無非共黨作祟，既已一致反共，便須一致尊黨。個人見解，縱有異同，果一切以黨爲立場，又有何誤會之不可祛除，感情之不可恢復。鄙意宜將過去糾紛作一結束，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凡容共時期共產化之組織與工作，一概廢止，以求本黨根本之改造。於此須有鄭重注意

者，一須認清總理遺留之主義學說與馬克斯學說及列寧政策，根本不能相容；二須明曉本黨之固定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不盲從蘇俄之國際共產革命；三須確認三民主義爲世界最新穎最中和亦最徹底之主義，勿惑於似是而非之說，爲共產作先鋒隊，令其乘機再入。故闡明本黨之理論，乃爲根本清共之方法，必如此而忠實黨員方能團結，不再爲分化離間之術所誤，亦不爲思想落後所愚。否則日前清共而共何能清，無辜學子，誅戮可哀，被騙農工，犧牲堪憫。長此自亂，國民革命不能成力，共黨必有捲土重來之日，此宜注意者三。

乙、蔣中正第二提案原文：

中正目擊本黨前途叢脞，艱危已達極點，其原因不僅爲共產黨搗亂操縱，中央同志意見之不一致，態度之不忠實，處理黨務之不明不敏不勤不誠，均足使本黨分崩衰落，以至於滅亡。清黨時期，倏逾半年，共產黨逆跡固已大暴國中，本黨精神亦日就湮沒。說者謂容共時期，本黨之病如中毒，清黨以後，本黨之病如虛脫，此實不然，蓋今日本黨毒仍遍於全身軀，逐少數共產分子於黨外，而沿用其所執持之理論，所採取之方法。故昔者以共產黨操縱國民黨，今則以國民黨繼承共產黨，如此清黨，是僅顧瑣細，坐忘遠大，是僅治皮膚，益害膏肓，本黨前途焉得而不叢脞艱危，本黨精神焉得而不湮沒耶。中正痛念及此，

國民黨的新提案

六

決然信欲保障本黨生命實現本黨黨綱完成總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遺訓，非將容共期中理論方法一舉清之不可。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一。本黨對於民衆，爲實現全民政治早開國民會議計，自應繼續其宣傳組織訓練等工作，但此種工作，應隨對象時期及論的而變更，昔在軍閥壓迫下，本黨民衆運動對象爲軍閥，故以革命的立場，對軍閥所統治一切，無所不用其破壞，破壞工程越大，建設障礙越少，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也。今在本黨統治下，各省區舊有對象既經消滅，建設時期又在目前，若復以破壞爲目的，何異自毀其積而悲其玉。故今後本黨在民衆中，其目的爲建設的組織建設的宣傳建設的訓練。不特共產黨方法應澈底湔除，即本黨青年黨員幼稚行爲亦須根本糾正。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二。本黨一年來，一方因共產黨徒之勾煽，一方因投機份子頂冒，黨籍混亂，無可究結，共產黨徒之殘留在黨內及農工團體中者，投機份子之頂冒黨籍者，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勾結，而各自經營窟穴於黨中，狼狽爲奸於國內，甚至割裂黨章黨綱一部，爲叛黨擾民護符，以致在本黨統治下各省區，非特建設計劃無從實施，即行政統系小康景象亦備受摧殘。若不切實整理黨籍，重建本黨基礎，則暴民專制，部落專制政治等，勢必冒黨治之名，潛長勃興，而黨員負全國惡名，斯須以亡。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三。農工商學集團與各級黨部之關

係，各級黨部與各級行政機關之關係，各級行政機關與農工商學集團之關係，雖條文未具，亦經中央黨務會議中央政治會議等大概規定。乃近今所一再不斷發現者，實足使黨務政治同觀走頭無路之尼。例如農協籌備委員之使命，祇謀農協本身之健全，而彼則不待籌備之完成，即皇然以農民代表自居，干涉政治黨務，修復私怨，把持地方矣；工會組織，本以增進工人地位扶助工人生計，而本黨同志因意見不一，派別多門，欲厚植己派勢力，遂以工運為地盤，始則互訐終且相詆矣。中下級黨部本為本黨之基礎，基礎之惟一原則為健全，而今則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則更互相抗拒破壞，使黨外民衆見之目眩，黨內同志聞之痛心。嗚呼，以本黨之基礎工作，而形成循環報復之乘除，以此治黨，安望統一。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四。本黨復活，生命實寄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民國復活，生命實寄於全國國民會議。第三次大會而不舉，黨的基礎不能奠定，國民會議而不舉行訓政憲政不能完成，本黨今日所急須籌備者，為此兩個會議。而籌備之共同條件，為整理產生此兩會議之各級基本組織。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五。根據上述意義，列舉提案條文如下：（一）關於基本理論者，在共黨把持操縱本黨期內，其所採理論之原則為破壞，為階級鬥爭，為反科學，為虛偽不擇手段，為以民衆為工具，為分裂三民主義為三個一民主義，為造成全民

衆恐怖，爲使中國產業由落後而至於絕滅，爲遮斷中國在國際間取得平等優裕之機會，爲打破國民革命軍的基本力量以培植其瓜牙。共黨所採用者如此，則今日而欲改善本黨之理論基礎，應一反其義。其爲破壞者代以建設，爲階級鬥爭者代以全民衆平等互助，爲反科學者代以科學建國，爲虛僞不擇手段者代以仁愛篤敬，爲以民衆爲工具者代以爲民衆服役，爲三個一民主義者代以一個三民主義，爲造成恐怖者代以安生樂業，爲使中國破產者代以造產，爲遮斷中國在國際間平等優裕之機會者代以國際間之平等互助，爲打破革命軍力量者，代以團結革命的武力。凡此數點，皆基於總理之遺訓，中正認爲苟理論的基本不澈底糾正，則凡宣傳組織訓練等均無是處，故首先言之。(一)關於組織者，甲，取消省黨部以下一切畸形殘破的黨部。乙，省黨部未正式成立時，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記委員專辦全省黨員登記，限期完成整理黨籍工作。丙，廢止中央各級之農民工人婦女青年商民等部，祇設組織宣傳訓練三部，於必要時，得設特種委員會輔助之。丁，於登記時注意黨員之質量，甯少毋濫，登記中分黨員資格爲二，候補黨員無黨的選舉權，戊，厲行監察委員會職權，監察委員會得指導中央及地方特種刑事臨時法庭。己，各省市縣登記委員指定，舊存代行省市縣黨部職權之機關，立時撤消，(三)關於宣傳者，甲，根據建國大綱以政治的建設爲一切

宣傳的中心，乙，制定管理黨部及黨的一切刊物條例，並規定其經費。丙，在國府統治下各行政機關及中央黨部所承認之黨務機關，有犯法瀆職行爲時，可依法解決，不得爲反宣傳對象。丁，在外交問題中，宣傳標準，應適應於政府政策，戊，容共時期慣用之口號標語，一概廢除。其例如：一，妨害黨的統一者，二，影響於黨的系統及民衆治安者，三，破壞政府政策者，四，含混影射，跡近匿名揭帖者，五，與中央決議案抵觸者，六，違背總理遺囑者。（四）關於民衆運動，甲，卽速製定頒布農會法，及其他關於農工經濟教育等法規。乙，廢除容共期內一切民衆運動方式，依所頒法規，由各級政府主管機關提倡指導進行之。丙，農工商學間黨的組織宣傳訓練，各級黨部指導之，但其指導員須經中央或各省黨部之訓練。丁，未正式成立黨部區域，不得有政治性質之農工集會。戊，未正式成立之農工會，如籌備處等，不得有政治性質行爲，並不得自居代表其區內農工之地位。己，各地畸形農工集團一概取消，重行組織，庚，農工間宣傳要點，一，經濟，二，教育，三，其他實際利益之增進，辛，嚴厲取締農工間武裝集團，及潛伏暴動性之秘密結合。壬，卽速籌備農村合作，農民銀行，農村教育。癸，於學生運動中提高科學地位，使同努力建設事業。子，廢止農工商學等補助金，養成其自動能力，革除收買操縱惡習。丑，

設立大規模學校，培植實施建國方略人才，以上所舉，專言黨務，且爲應立即實施之黨務。

丙 繆斌提案原文：

「（一）建設的民衆運動，自從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民衆運動』四個字，好比野火燎原，光燄日盛。民衆運動的意義，是喚醒民衆來參加革命，什麼叫革命，是去舊布新，除暴安良的工作，所以當時人民聽見這種口號，都踴躍歡欣，爭先投入革命軍的旗幟底下，不到一年工夫，便能驅除軍閥，統一江南。不可謂非民衆運動的奇效。但自從革命軍勢力到了長江以後，人民對於本黨的信用，反而逐漸減少，乃至發生『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等語。這是怎麼道理呢，簡捷的說，還是斷送在民衆運動的手上，因爲自從共產黨混跡本黨以來，民衆運動便變成了共產黨和野心家利用的武器，去實行達到他們大破壞和政爭的目的。他們所指導的是些賄買的民衆，他們所號召的是些強奸的民意，他們所宣傳的祇有階級觀念，沒有國家觀念，祇有私人觀念，沒有社會觀念，弄到結果，農民運動，只落得抗租廢耕，工人運動，只落得工廠倒閉，商民運動，只落得商業停頓，學生運動，只落得終年罷課，凡在青天白日旗幟底下的人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受盡荼毒。這種民衆運動，不是

喚醒他來革敵人的命，簡直是喚醒他來革自己的命。雖中間經過幾度清黨，却始終沒有把這種假的民衆運動清去，如果仍舊這樣下去，民衆對本黨的信仰，必有喪盡的一日，軍閥亂國，譬如強盜佔據了一所精美的房屋，肆意搗毀蹂躪，做主人的百姓們，無力抵抗，祇好含冤茹苦的忍耐着，忽然來了打抱不平的革命軍，大施其俠義的本領，把強盜趕了出去，那做主人的，不消說是歡迎萬分了。但他所熱烈希望的，還要有人能替他整理破敗，撫恤痛苦，不料這俠客中間，也有強盜的化身，不但不整理撫恤，反而煽動呼嘯，焚燒毀壞，毫不愛惜。那做主人的，不是苦上加苦嗎？他能夠不失望嗎？所以爲恢復本黨的信用起見，爲求革命的成功起見，爲謀真正民衆的利益起見，目下所謂民衆運動的方針，非大大的糾正不可。怎樣糾正呢，就是要由黨部指導民衆來努力從事建設的運動。老實說，真正的民衆利益，決不是單謀片面的利益所能達到的。是要通盤籌算，從根本上的互相調和養長，謀事業的發展，是實地的步驟，謀待遇的優渥，是誤事的空話。在農業未發展以前，農民的利益是根本上談不到的，工業未發達的以前，工人利益是根本上談不到的，所以真正的民衆運動，應如下述：（一）根本的義諦，是要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要勉勵加工的，不是引誘偷惰的。中國譬如貧家，生產力既極薄弱，祇有克勤克儉，尙可漸望興旺，無論用腦

力的，用手力的，祇要多用一分力，便是替國家社會多造一分福。這腦力手力，不是替任何個人或任何一部分人用的。是替大家用的，間接說來，仍是我共享其利的。我們的痛苦，是由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來的，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不是不同階級的同胞，這是千萬要認清的。我們所做的事業，無論農工商學，都是和敵人戰鬥的武器，我不做事，便是摧殘我自己的武器，增加我自己的損失。簡言之，便是自殺。用這樣方法去求利益，是愈求愈遠的，所以罷工罷課這種斲喪元氣的行爲，是絕對宜嚴禁的。減租加薪減工這種偷惰的舉動，也是不可許的。各不同的階級，宜根本上互相扶助，眼光放得遠大，私見拋得乾淨，利人就是利己，就是利大家。(二)組織的糾正，黨部指導的分工：甲、農民運動，凡舊有農會農民協會等組織，宜一律取銷。另由黨部擇精悉農業學識的人材，指導組織農業協會，聯合業主佃戶，共謀發展農業的運動，如農種農具的改良，水旱災害的防備等是。乙、工人運動，舊有工會，一律取銷，另由黨部擇專材指導組織工業協會，聯合廠主工人，從事發展工業的運動，如技術的精進，機器的改良，效率的講求等是。丙、商人運動，舊有商會商民協會等，一律取銷，另由黨部擇專材指導組織商業協會，聯合店主夥友，從事發展商業的運動。丁、教育運動，舊有無謂舉動，一概禁除。另由黨部擇專材，指導組織

教育協會，聯合教員學生，從事發展教育學術的運動。(三)宣傳的改革。前方後方的宣傳方式，宜分兩種做法，在前方的，宜從打倒軍閥着眼，在後方的，宜從滅共及建設着眼，凡標語傳單演講遊行等等，在軍事進行的區域，仍當沿用『打倒軍閥』『促成北伐』等口號，至於已歸國民政府管轄的地方，消極方面，是要嚴防反對三民主義的共產黨，組織強有力的滅共團體，作普遍的宣傳；積極方面，是要切實從事布新安良的工作。不妨以『建築馬路』『開浚河渠』『拆城造廠』等爲標語。口有言，言建設，目有見，見建設，耳有聞，聞建設，老少男女各盡心力，莫不萃於建設。一鄉然，一邑然，一市然，一省然，務使滅共建設同時進行，亦如『打倒軍閥』『努力北伐』等語，懸於婦孺之口，熟於里閭之耳，舉世從風，如發狂熱的一般，如是方合指導真正革命的意義。

(二)兵工政策，兵工政策，是我們先總理所主張的說起兵的害處，大概人人都知道了。兵多財少，尤其是中國的特別病原，可以分述如下：(一)從財政上說的工作，誰是消耗的，現在中國軍費的數目，占了全國財力十分之九，尙虞不足，財政當局，竭全力以籌劃，軍費愈急，籌款的方法，愈急不暇擇，那裏還有從容整頓財政的餘暇呢。於是雜稅，有加無已，民衆的負擔益重，痛苦益甚，信仰減少，而怨聲漸興。推其原因，皆軍費浩繁，影響

民衆經濟的緣故。而且中國生產力向來薄弱，國家財源又盡，被軍費吸收枯竭，遂致建設事業，概付停頓，言之實堪痛心。(一)從戰事上說 兵多則駁雜禁亂，往往從中有濫招的，有浮報的，有老弱罷贏鎗械不足的，弄得一個旗幟底下，到底有多少實力，也莫明其妙。這種殘缺不健全的軍隊，對於作戰，不但自己不能取勝，反牽掣了精銳的軍隊，以致大家受累，歷來戰役，都可證明的。(二)從軍紀上說，軍隊既多，紀律訓練難求整齊劃一，其中害羣之馬，往往而有，遂致全體軍譽，因之掃地，阻碍前途之進行，良非淺鮮。(四)從力上說，兵多則首領多，首領多則指揮不統一而力分，容易造成封建式，各自盤踞的局面，財少兵多，則分配不敷，大家都想拿這一份難得的財，去培養他自己的勢力。財愈少，則愈覺可貴，愈可貴則私心愈重，紛爭愈甚。所以說起兵數雖多，說起實力，反不如少數能受統一指揮的爲大。自從黨軍北伐以來，各處望風歸附，聲勢不可謂不大，兵數不可謂不多。但後來的工作，大半費在互相牽制爭奪的上面，人數多起來，成績反而少下去，這就是指揮不一勢力分裂的效驗。綜括說起來，革命的軍隊，是重在質，不在量，決不是空虛散漫殘缺禁亂多而不精的軍隊所能成功的。真正革命的軍隊，是要兵壯器利完健無缺，能受一個首領的指揮，爲唯一主義而戰鬥的精銳軍隊。所以目前救濟的方法，祇有裁兵，要裁

兵，非實行兵工政策不可，將全國陸軍全體改編，選取精銳，定爲五十師，受一個首領的指揮。只要這五十師中，人人能戰，人人爲真正革命而戰，難道還怕不能摧破軍閥嗎？其餘老弱無用的，鎗械敗劣不全的，一概改編爲工兵，派到各地作工，或築路，或濬河，或墾殖，薪餉仍暫由中央軍事機關發給。如是變消費爲生產，化散亂爲純粹，於軍事上，於國計民生上，定有莫大的利益。

(三)明定外交政策，中國在國際上，不消說是一個落伍者，束縛的痛苦，欺侮的羞辱，都飽受了，但平心靜氣推想起來，究竟還是自己不能振作的緣故，須得自怨自艾，不能一味歸咎於他人身上。既然曉得我不及人，便應設法提高自己，希望站到和他人一樣的地位去，斷不能反去拖拉人家，要他也站到和我同一的地位來，譬如一個人，自己有了地皮，却沒錢去造房子，傍鄰幾個富家，接連不斷的蓋起高樓大廈來，這沒房子的人，眼看見這種光景，便應得自己奮勵立志，也要設法去造起畫棟彫牆和他們一樣的華麗弘敞才行，斷不是自己不知想法上進，却成日成夜的埋怨那富家，說『他不該到我窮人面前來擺富架子，』天天鬧着，要去拆他們的高樓大廈，希望他也化爲一片平地，然後甘心快意。中國對於各國，就是這個道理，自從共產黨混跡以來，他們的口號是『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他

們所謂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說打倒帝國主義，就是打倒資本主義，因此各國對於本黨的外交策略，不禁滿懷着重大的疑忌。倘本黨目前不求與共產黨爲涇渭的分辨，則可無望於國際上得一交友。吾人須知國民黨是中國的，不是世界的，國民黨的工作，是國民革命，不是國際革命，國際革命者是蘇俄鼓煽的口號。他們想要『拆大瀾污』的政策，掀簸全世界的風潮，使勝過於他的國家，也固陷於恐慌不安的境地，而又稱快於心，他們是有作用的，這種『不自己造房屋，專想拆人屋』的策劃，是千萬學不得的，是有野心的。共產黨說起來，以爲『要中國弄好，須得國際革命，國際革命不先革，單想國內革命，是不行的』，這話完全與事實悖謬，理論上亦不通，試看土耳其的革命，何嘗經過國際革命的手續，然而成功却非常偉大，這種好榜樣，爲什麼不看，偏要去看蘇俄的壞榜樣呢？無論何事，總得有先後的步驟。一個人自己管不了，便休想去管他人，爲什麼一個國家，反可以不先管自己而去管他國呢？固然，中國果能完全自立，不受他國的援助，是最好的，但事勢上苟至必需他國援助的時候，我又何憚而不受之，再退一步說，就是不受他國援助，也無妨保存彼此的友誼，何必定要樹怨啓釁，使彼有不利於我的行爲呢？根據這幾種理由，本黨的外交政策，有不能不明定更正者，請分述如下（一）策略宜求切實，外

交上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可妄自夸大。妄自菲薄，則爲賣國，妄自夸大，必陷孤危。中國外交失敗，固不待言。但弱國無外交，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自己沒有實力的不是。譬如一個孩子當家，無知識，無能力，被人家拐騙田產，佔奪房舍，也是意中之事，如果這孩子要想恢復損失，總得先培養自己的實力才行。到了年歲長大，知識充足，膂力壯健，那時候人家自然不敢欺侮，從前喪失的物產，自然可以交涉順利了。倘不此之圖，一天到晚叫囂着，說要打倒人家，這不是愚妄嗎。中國就是一個孩子，從前受了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方是由於知識的不足，所以受其朦混，一方面是由於武力的不足，所以受其威懾。要想根本上解除這種束縛。須得切實從培養知識及武力着手。只要知識充足，自然朦混不去，武力一強，自然不敢威懾。到了這個時候，不必聲聲口口喊打倒，而他們自然會讓步了。倘只知空說大話，傷感情而啓仇怨，恐怕天天說解除束縛，却永遠無解除的日子哩。

（二）步驟宜認清。本黨革命，是先求中國人的自由平等，雖對於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很表同情，但在本國人自由平等未實現以前，決無平等越俎之理。所以『世界革命』的口號，目下並非其時，宜加屏絕。（三）主義宜明定。國民黨所謂打倒帝國主義，是打倒侵略主義，並非打倒資本主義。先總理的三民主義裏面，已說得很清楚，各國只要不侵略我，便是

我的朋友，如果無理的侵略我，我便要用正義來抵抗他。(四)歡迎投資。外人投資中國，發展事業是雙方有利的事，所以先總理竭力主張之。目下中國百務不舉，財窮力困，果外人有誠意扶助，肯於相當條件之下，投資於我，那麼儘不妨讓他來築鐵路，來興工廠，來開馬路，來營商業，只要主權在我，他不過是借貸收息一般，何害之有。所以不患外資投入，只患不能利用外資，翻被外資利用。倘真能以他人的金錢，發展自己的事業，那麼正當歡迎之不暇，而何暇拒之。(五)宜站在國際的反共戰綫上。共產黨已成全世界共棄的公敵，我國內部固然厲行勦滅，國際上尤宜聯合反共各國，站在一戰綫上，以期斷絕這反科學的亂源，如意大利土耳其，皆反共最烈之國，應格外與之携手。(六)慎擇先進友邦以爲榜樣，歐美各國，就過去事實而論，固然有可惡的地方，但平心而論，其中有幾國，他們的政治科學藝術等等，到底不愧爲我們的先進，應當奉爲模楷，而倣效之。一個人交結朋友，須交益友，不可交損友，青年求學，須從名師，不可從劣師，國際上的名師益友，亦宜慎加選擇，而交之從之。這並不是媚外，乃是好勝，必如是而後進步有望，吐氣有日，苟有智者，尤宜出此也。』

綜合上列的三個提案其重要點有可得而言的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政治應當是謀全國人民的利益，各階級共同的利益，不能專謀一階級的利益。

二、外交應當是先從修明內政上着手，然後以合理的態度逐漸謀有以收回權利。

三、經濟應當是從開發生產（即造產）上着眼，即外人投資苟有利於增加產業亦應歡迎之。

四、教育應當是使學生專心讀書，將來為國家造出健全人才。

五、社會應當是於安生樂業中求平和的進步。

六、軍政應當是統一的。

七、革命應當是一時的，且愈短愈好，因為革命自身是無好壞可言的，革命後的建設若不成功，則革命便是壞的了。

八、統一應當是先從一省一省自己整理做起，決不是一口氣吞了全國，然後再從事於整理的。

以上所主張的幾點，若有人來問我：是真理麼？我敢答應一百個「是」字，一千個「是」字，一萬個「是」字。然而若又有人問我：這些主張是新發明麼？我敢答應一百個「不是」，一千個「不是」，一萬個「不是」，乃至十萬個「不是」。因為這些道理都是在半年前國民黨所指斥為反動派人們的老論調。我們在二三年以前，在五六年以前，在七八年以前，乃至在十幾年以前，久已這樣主張了，並且是說得舌敝唇焦，淚竭聲嘶。我們所以不教學生去動運，就是怕鬧得「終年

罷課；』我們所以不教工人去動運就是怕鬧到『工廠倒閉；』我們不教農民去運動就是怕鬧到『抗租廢耕；』我們不教商民去運動就是怕鬧到『商業停頓；』我們自己不去聯俄並且反對有人去聯俄就是怕鬧到『造成恐怖』，『掀簸全世界的風潮。』我們早知道若用共產黨的方法必致『民衆未獲其實利，社會首蒙其弊害。』我們並且早知道若利用一下蘇俄，將來不妨再翻過來，而總是自問良心，『無辜學生誅戮可哀，被騙農工犧牲堪憫』啊！

現在不說了！好了！好了！所謂反動派也者，他的理論完全勝利了。我們雖不得政權，而我們却爲真理所眷顧。試翻閱人類的歷史。有時雖數年，數十年，而在史上只是半頁一頁二頁。因爲除了爭城奪地殺人放火橫征暴斂以外沒有甚麼事情可紀。有時雖僅是一個意思而未實現爲事實，却也在歷史上足以千古。就是因爲這個意思是有關於全國家全民衆的興亡禍福。所以我們之所爭只在真理。

說到這里，我的話却又要說回來了。你以爲國民黨真正覺悟了麼？我不敢說他絕對沒有覺悟，不過吾爲此懼。第一，我們中國人向來只會說好聽的話；我們中國幹政治向來只會出空頭期票。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老脾氣。你看那一任軍閥登台不有愛國愛民一大篇的好聽的話麼？不過單講話的好聽，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這個政策那個政策自然都可以順口亂說。然而須知現

在的老百姓却也經驗豐富，他們對於好聽的話早不相信了：須得聽其言而觀其行。這一點其實還不及下一點重要。

第二，我們的意思總以為政治只有兩條路：就是一條是蘇俄式共產主義的政治，另一條是英美式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兩個都是有整齊的系統，換言之，即都是整套的，決不能拆開來零買因。此我們要採用蘇俄式便須整個兒實行那種政治；既不採用蘇俄式便應當整個兒採用英美式。這其間決沒有第三條路。因為蘇俄式的政治已經過十年的試驗，雖然失敗，尚有相當存在的理由。至於英美式的政治則經過數百年的試驗，是人類智力的出產品。人類將來智力進步還有甚麼更新的政治方式發明出來在今天雖不敢懸斷。不過在今天而論，英美式的政治可以說是比較上最利多害少的了。也就是最合於政治學原理的，而為我們中國所最應取法的。所以若有人問我：假定一方面採用蘇俄式的一黨專政而他方面又採用英美的各階級合作，換言之，即一方面取了蘇俄政治的制度組織而他方面取了英美政治的政策內容，這樣可以成功麼？我敢答應「一百個」不成功」，一千個「不成功」，一萬個「不成功」。因為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須知英美式的基礎是建築在自由人權上的。若沒有自由人權則決不能實現其政策內容。所以一旦於一方面採用了英美式的政策內容必致同時把他方面所採用的蘇俄式制度組織也連帶起了搖動。這就是俗話所說

的扁担兩頭脫。結果必致既不像蘇俄又不像英美，完全成了一個畸形怪狀的東西。這個畸形怪狀或許就是中國歷史上舊有的那種混亂。總之，我們無論如何決不相信中國人在政治上這樣的後進，而竟會發明出第三條路來。所以我們敢大膽告訴全國同胞：中國既不能走蘇俄的路便應走英美的路，決沒有折衷其間的第三條路。

誠然，我們也不是瞎子，以民國十六年來，年年倒退的現象那里能希望一跳就上了英美的路呢！不過我們以為所謂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只是一個趨向，只是一種精神。這個趨向是能走一步即進一步，能走兩步的即進兩步；這個精神是能得一分即現一分，能得兩分即現兩分。試問民國以來，這個趨向與精神還是只有讓退呢，還是前進？以我們看來，軍閥固然是天天在那里殺這個精神，而共產黨却更殺得加百倍厲害。（今天以前的國民黨誠如蔣所說是『共產黨操縱國民黨』故不另說）。所以直到今天可以說中國是愈離民主政治愈遠了。我們的希望也並不是一跳就變成民主政治，乃只是以為總須辦到愈近民主政治愈好。因為民主政治是一條長路，只須你上了路口，你便可以長揚而走。

至於國民黨雖然深知蘇俄式是要不得的，然還不敢毅然決然採用英美式的緣故，以我們局外人的冷眼觀察，似乎他還捨不得一黨專政。所以要一黨專政無非是想維持政權。無論何人當局

總想多據幾時，這原是人的常情。不過中國的情形却不可不一研究。我以爲一黨專政與維持政權在今天的中國是無關係的。須知中國政權的轉移不在輿論的向背，與民意的多寡，而在實力如何。如果實力是統一的，自己不分裂，沒有倒戈的朋友出現，總可以維持下去。所以只要須問你的實力能否維持你的政權。如其能夠，雖不主張一黨專政也不要緊。如其不能，則雖主張一黨專政也必專不成功。因此我有八個大字是：

軍權統一，政權開放。

這八個字是秉柄治國的秘訣。不但握一國政柄的人應如此，即握一省政柄的人也應如此。何以必須軍權統一，其理由自明，不必多說。何以必須政權開放，也是一說就可明白。須知取天下，取地盤不難，而取得以後能維持永久却不容易：必須向治理方向進行方能維持，否則日亂決維持不住。而要日向治理又必須使社會安生樂業。但這却不僅僅乎是經濟一方面的事情，必須與全盤政治有密切關係。試舉一例，如司法不獨立，產權即無保障，社會就不能達到安生樂業。所以要社會上人人能安生樂業必須將全部政治向民主方面去進行不可。斷不是蘇俄式的新經濟政策所能爲功的。政治一旦開放，民意便可伸長了。有政治上意見的可以在正軌上發洩，用不着去陰謀顛覆政府。所以政權開放反足以消弭革命。至於慮到一旦政權開放，

執政者恐立被推倒。我以為這事的關鍵完全在執政者所施的政是否合理，是否有益於人民，是否有利於國家。如其是不合理，不利於人民，不利於國家，自然經不起攻擊。如其不然，在朝總比在野多得便宜，便不必十分害怕。所以我們可以從反面來說，若是軍權不統一而政權不開放，其前途必不堪問。可見維持政權與一黨專政全不相干。

以上所說似乎已太長了。現在再歸納一句：就是於萬分倉卒之間於無意識中要想開闢第三條路必是不行的。因為本來絕對沒有第三條路。至於我們所謂新路就是英美的舊路，不過在今天的中國實在是新的了。

一黨專政與吾國

立齋

自俄無產專政之制成立，傳至吾國，乃有『以黨治國』與夫『一黨專政』之說，究竟俄之所謂專政者，其理由安在，吾國之所謂專政者，是否有維持之可能，不獨一時治亂所繫，實國家能否建設所由決。

一、

俄列甯政府既成，自國法與政治觀之，有最顯著之特點四，

(甲)剝奪資產階級之參政權

(乙)立法權與行政權混而為一

(丙)禁止反對黨之存在

(丁)一般人民不得有言論結社之自由

俄之所以為此者，非出於一時之偶然，實有其師承之學說，彼等認為社會之中，以敵視之階級組織而成，革命之後，勞動者取得專政權，則憑藉國家之力，以剝奪資本家之財產，以防止反革命運動，及階級既消滅，國家亦隨而歸於烏有，故其所以採專政之制者，有兩大目的，一曰，消滅

不平等之階級，二曰消滅強權之國家，惟其抱此理想之目的，乃敢逞其殘酷之手段，不觀恩格耳之言曰：

國家者，暫時的制度也，革命之日，所以利用之，以壓制反對者，所謂自由國或民意國，實不通之說也。當無產者需用國家之日，非所以實現自由，乃所以防止反對，無產者口中說到自由之日，則國家之所以為國者，已失其存在。

列甯於其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力言國家為治者壓制人民之具，故在社會革命之後，不能不有專政一階段，而共最後目的，為國家之死亡，亦與恩氏同一論調而已。

十年以來，俄之貧富階級如何耶？不獨不均等，潛滋暗長，而未有艾焉。國家之為物，為之天然基礎者有人口有領土，表現於人民心理者，則有理性，本非強權二字所得而概括之焉。彼等不察，妄懸此二事為目標，人民犧牲雖大，而成效罕覩，故以俄言之，其所採手段與所抱目的之不相應若是，雖謂專政之制，徒以快執政者之私心可矣，與階級平等強權消滅之理想何涉哉。

二、

專政之制，剝奪財產，限制人權，其為至殘極酷，雖共產黨猶承認之，故不得已而託於階級平等強權消滅之名義下，蓋謂人權之停止，正所以促進新社會之產生，吾國之革命，既未嘗宣言

以共產均貧富，又未嘗有去國家而代以自由組合之目的，何得藉口專政，剝奪全國人民之公權哉。

雖然，以當前之事實觀之，其所標口號，曰以黨治國，曰黨外無黨，曰反三民主義即是反革命，全國之是非善惡功罪，決之於革命不革命之標準。革命者是也善也有功也，不革命者非也惡也有罪也。政府之權，操之一黨，更以全國人民之租稅，養數十萬之黨員，遇有稍不同道者，輒與之爲難。平日既不許國人發表意見，即屆國民會議之日，安從而有真正自由之選舉，此則與俄之以國法明標專政者雖不同，其爲專政一而已。

以革命目的言之，曰掃除軍閥以謀國家之統一，曰修改條約以爭國家之獨立，執此二事以詢四萬萬人，雖盡四萬萬人而舉雙手可焉。其所以有革命不革命之異者，曰社會之多元的活動，甲以救國革命爲愛國，乙以救國守本分爲愛國，甲從事政治上之實際活動，乙投身教育爲國養人才，所以有此方向之異者一也。曰政治手段之歧出，因推翻軍閥之謀，乃有武力之需要，而生聯俄容共農工運動三大政策，甲曰容工，乙曰反共，甲曰聯俄爲世界革命之同志，乙曰聯俄爲外交上之同盟，甲曰鼓動農工以謀無產者之解放，乙曰吾國尙未入於資本主義時代，農工運動應俟異日，所以有方向之異者二也，夫以總目的言之，本無異同可言，而終於有異同者，可知社會本爲多方

面的，豈容以一元之革命主義繩之哉。

以國民黨之政策言之，十六年三月以前容共，三月以後反共，十二月以前聯俄，十二月以後絕俄，十二月以前，從事民衆運動，十二月以後暫停民衆運動，苟在三月以前有數共產黨之罪惡者，十二月以前有言聯俄之終爲俄欺者，有言民衆運動之徒以亂社會者，按之所定反革命治罪條例，正足以構成『推翻國民革命主義』或曰『宣傳與國民革命不相容之主義』之罪狀。然而真正之是非善惡果何如？昔之是者善者有功者，而今爲非者惡者有罪者矣，昔之非者惡者有罪者而今爲是者善者有功者矣，然則是非善惡之標準，豈容以革命不革命，代之界線限之。

因此而訓政之價值可知矣，以公民之義務言耶，則軍閥之障礙一去，吾國民不待告語，而自能執行選舉，參與中央地方之政治；以國家機關之運用耶，則最高之黨部會議，屢置屢廢，屢召集而不成，尙何以表率全國；以一般之行政言耶，立於革命旗幟下者十餘省，何以同爲革命省而起戰爭，何以無一省有確實之軍事預算與民政預算，何以無一省能改良幣制者。黨內方自亂不暇，奈何抗顏與人民言訓政耶。

三、

吾人敢明白宣言曰，國民黨一年來之專政，失敗而已，失敗而已！比非國民黨之咎，凡施行

專政者，未有不蹈此覆轍者也。試臚舉以明之。

第一、專政不許旁人反對，政策易於反覆。政策之行也，不能有利而無弊，贊否兩方之意見，盡情發揮，則利多而行者，可以垂久遠，弊多而止者，可以燭機先。反是者已獨是而人盡非，無復有切磋琢磨之益，故俄之由共產而新新經濟政策者，專政爲之也，俄於西歐之德與東方之我，擲無量數之金錢，以運動共產革命，而終於無成者，專政爲之也。吾國之昨日容共今日反共，昨日聯俄今日絕俄，亦專政之明效大驗也。

第二、專政無國法上之根據，易起國內武力之爭。行專政制度之國，黨法之效力，駕國法而上之。吾國今日只有黨法，不聞有國法，俄雖有國法，然最高黨權之誰屬，是黨法之事，非國法所能問。惟其決於黨而不決於國，如他國之根據國法以執行總選舉以交迭政府，以求法律政治兩方合一之民意者，爲專政國之所無，而同黨之內，獨憑牢籠操縱之手段，以求我之多數人之少數，於是爭長相雄，並黨而破裂之，俄共產黨內有托勞季基與斯達林之爭，國民黨內有唐蔣汪胡之爭，皆其至顯者也。及其情見勢絀，雖訴之武力而不惜，近莫司科以托氏之放逐而有軍隊叛變之謠，國民黨柄政以來，同黨干戈之爭，已及三次，一爲唐之東征，一爲白之西討，一爲粵張黃之舉兵。蓋誤信黨法之簡捷可以集事，國法之繁重而難於運用者，可以恍然悟矣。

第三、專政不知責任之所在，導人於無恥。近世立憲政治之原則，政治家犯政策上之錯誤者，引身以退，乃至國會之中，同派居於少數，亦以民心之不附，退居在野之列，惟其然也，其提議其執行，常慎之又慎，期於不至授人口實，而有以自解於國民。今以一黨專全國之政，敵黨不容其存在，政策而是也，由我主之；政策而非也，亦由我主之。故容共時代，為領袖者我也，反共時代，為領袖者亦我而已。政策之或彼或此，既無責任，因而無所謂賞罰，則又誰復出其精思妙慮，以去非而求是者。人人恬不知恥，以認錯了事，而千百青年生命之犧牲，全國人民之受禍，與國家威信之墜地，一概不問，獨其所謂黨與夫黨之領袖，傲然自居民上，自若焉。

第四、專政下之民意出於操縱，故人民政治能力，無發展之可能。近世國家在憲法上規定人民之根本權利，在選舉法上賦予人民以普通選舉之權，以求民意之發抒，由自發自動而進於自決而已。今之所謂民衆運動，曰農人運動，實國民黨少數人之運動而已。曰工人運動，國民黨少數人之運動而已。曰學生運動，亦國民黨少數人之運動而已。因黨部之紛更，各省黨部變為整理委員會，工人總會變為工會統一委員會，惟其基礎不築於真正民意之上，故由人顛倒，如弈棋然。園藝家之養花也，以火焰之，短時期間，花色爛然，然不數日之內，而枯黃憔悴以死。以其由於外逼而不出於自發。故由專政之道以為之，是戕賊人民政治能力，非所以培植之也。

要而言之，專政之結果，名爲提高黨權，適以滋長內訌，名爲民主之過渡，適爲混亂之促成，名爲求治，適以得亂。

四、

竊以爲今後救國之道惟有一端，曰民主政治而已。其應停止者二事，應舉辦者四事。

一、應停止者

- 甲、停止黨部獨占的活動
- 乙、廢止訓政

二、應舉辦者

- 甲、保障人民言論自由
- 乙、保障人民結社集會自由
- 丙、速議地方制，施行地方自治
- 丁、速議國憲，實行政黨政治

國民黨人信三民主義可以治中國，此三主義者，稍讀西歐政治學者所共見共聞，即令爛熟胸中，會與治國之道無涉。蓋所以治國者，在乎人民熟習本國中央與地方之問題，而以議會政治之方法不在乎銜開政治上之空論也，譬之讀德國思想史與意大利瑪志尼之書者，誰不知有民族主義，讀盧騷與英國憲法史者，誰不知有民權主義，讀馬克思之書者誰不知有社會主義，謂此三大思想之普及，遽可以措吾國於治安，亦盡人而知其不然。一國之政治，有其實際問題焉，有其人與人之關

係焉，必人民熟知其利弊，而又能共守議會政治之規矩，然後政府安定，而能興利除弊，此在乎中央政治與地方政治之實際磨練，而不在乎空論之宣傳。一年以來，大江以南，可謂國民黨之獨舞台矣，試問其外轟轟烈烈者，於國民真正政治智識與能力之增進，能有幾何，夫亦曰盲從而已，感情衝動而已。總之不經他黨之辨駁，不經兩黨在選舉場上之角逐，不經兩黨在地方與中央之實際試驗，其所謂知識者非真知識，其所謂能力者非真能力，此獨占之政黨活動所以不能有裨於國事也。以此獨占之黨，居於訓政之地位，更於情為不順，於理為不通，所謂訓者，一方有能訓者，他方有所訓者，畫然兩階級，如帝王之於人民，師資之於後生，或以權力之差，或以智識之異，則一方誨之，而一方聽之而已，今以同時代同地位之國民，徒以其追逐黨後之故，而令其為訓政者，而令國民為被訓者，真所謂視然面目而已，以黨內日事法與非法之爭，則黨魁之不守法可知，以各省財政之紊亂，則黨魁無行政之能可知，以各省之互鬥，則軍人無服從之習慣可知，下此之穢德彰聞更非吾人所忍述，循此以訓之，適以廣謬種之流傳，尙何建國之有哉。即令其所謂能訓者，賢如柏拉圖之哲人，依照建國大綱着手調查人口，教人民以選舉等權之行使，則其能否增進人民政治能力，猶為疑問。西諺有之曰，學習由於實行，學游泳者必自入水池，學打球者必自上打球場，與其空言教人選舉，不如使人民直接行使選舉權，與其空言議會之議事，不如令人民直接參

加議會，積以歲月，人民之政治能力自養成矣。此可以知訓政之無用，而民治之應及早開始。

國人鑒於十餘年之往事，每懷疑於民主政治。竊以爲昔日之受病，在袁氏之弄法與督軍之毀法，今而後但得兩重保障，一曰軍人之不干政，二曰選舉之合法進行，則政客雖搗亂於議場之上而不足爲患。不觀法國乎，內閣半年一倒，而不害其爲統一與治平之國，可知吾國之議會與內閣，欲其一躍而與英比美，此斷不可得者；然謂吾國人並運用議會組織內閣之能力而無之，非吾人所敢信焉。除此兩重保障之外，一切聽國人之自爲，而不煩政府之干涉，是之謂自由競爭，是之謂民主政治。

共產黨與國民黨人好引用法國前例，曰恐怖爲革命時代所不能免，獨不觀德國乎，一九一八年之革命期中，人民自由絕未消滅，他黨存在，絕未禁止，且各黨以公開之競爭，角逐於憲法會議之選舉場中。何以必有理性之先例爲不足學，而必盲從他國之暴民政治乎？故曰今日之要務，第一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第二保障人民之結社自由，所以集合全國人之心力，互相批評，互相監督，以期有統一的是非統一的政策。第三議定地方制。第四議定國憲。所以超脫於現時武力狀態，置國家於法律與民意之軌道上，而此外之非法勢力（軍人與共產黨）自不得逞，此同人所認爲救國之惟一途徑也，望國人平心靜氣以思之。

爲國民黨計論一黨專政之利害

純士

一黨專政，本來是共產黨的主張，在共產黨的意思，原想於消滅國民黨以後，即師法蘇俄，實行由該黨執政。現在共產黨因中國環境的不許與國民的反對，既已全歸失敗；而國民黨因爲怕引起國際的誤解，且失掉國民的同情，也不得已而有反共絕俄的一幕；照這樣看，好像一黨專政之不能推行於中國，已成確定的事實了。但實際上不然。國民黨雖號稱已實行清黨，但該黨近年種種的主張，無一不確定於十三年容共以後；換言之，國民黨的自身本素來很少具體的辦法，有之，都是由鮑羅廷輩鼓煽當日該黨一部分的左傾分子所擬就。現在多數的共產黨員雖已從國民黨被逐，但共產黨一部分的主張却事實上已爲國民黨所接收。不用說，所謂一黨專政，當然便是這些主張中最重要的一種。不錯，今日國民黨的少數領袖，已感到清黨不僅是要清出共產黨分子，同時還要清出共產黨的主張與理論，不過一黨專政這一項，是否會被國民黨決心拋棄，却還很難說就是了。據我看，一黨專政是否能在中國實行，不單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質言之，假定事實上可以辦得到，理論上便不十分圓滿，勇於試驗的國民黨，仍不妨放胆一試；如果理論上既不可通，而事實上又害多利少，那末，爲國家前途計，便有充分考

慮的必要了。

從根本上講，在我們篤信民主主義者的眼中，所謂一黨專政，本來是一無是處的；但我現在仍願退一步，姑就今日國民黨的立場，從事實上一論一黨專政的利害。

請先從利的方面想。現在在名義上已隸屬於國民黨的地盤，已經有十五六省，該黨既以一黨專政相號召，則凡非國民黨的黨員，當然無參與實際政治的可能，甚至凡可以運用政治勢力直接干涉的任何事業，也非一一假手於該黨的黨員不可。跑上政治舞台的途徑已經窄狹如此，則凡屬懷抱利器而想急於登台一試的人們當然應以取得該黨的黨籍爲第一步。舊日的君主很不客氣的說：『凡能從吾遊者，吾能富貴之』今日的國民黨正不妨委婉其辭的說：『必加入吾黨者，吾黨始能給以相當的工作！』能夠是這樣做，我想國民黨的黨員由五十萬一百萬，增加到五百萬一千萬，也不見得是不可能的事。可見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的第一個好處，便是可因地盤的擴大，同時爲黨員人數的增加。

凡屬一個政黨，要求他主義的推行，政策的實現，當然以取得政權爲第一義。并且這種政權的取得，無論中央與地方，一切大大小小的政治機關，或可由政治勢力直接支配的任何事業，愈能囊括無遺，則該黨政策實現的可能性乃愈大。假如如上文所說，國民黨因以一黨專政相號召的結果，

居然能於最短期間吸收五百萬一千萬的黨員，而這五百萬一千萬的黨員，又能對於該黨所給予的任何工作都能勝任愉快，那末，孫逸仙氏在他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內所規定的種種，不是在三五年內都可一一實現於中國了嗎？可見利於政策的推行，要算是一黨專政對於國民黨的第二個好處了。

一個政黨，要能夠大有所作爲，他的立腳點不應該只限於政治的一方面，同時還要顧到社會的一方面。在社會方面樹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即令不幸在政治上時的歸於失敗，也還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有機會，便可捲土重來的。民國初年的國民黨，所以一敗而不容易復振，原因雖很多，社會方面太沒有布得相當的勢力，要不失爲原因之一。假如這次國民黨以一黨專政的精神，運用政治，軍事的實力，對於一切社會事業，實行干涉主義，教育黨化，實業黨化，甚至一切公益慈善事業，凡成績可觀，基金充實者，也一一收歸黨有。所有黨員，凡不正式投身政治界者，即全體動員，令其受黨的指揮，從事各種社會事業。如此，只要三五年，當不難爲國民黨在社會上樹一不拔之基以爲萬年黨治之計，這不算是一黨專政對於國民黨的第三種好處嗎？

更有進者，今日的國民黨雖因軍事上的成功造成一聲勢煥赫的局面，但各派各系的反對黨，仍然積極工作，在那裏暗長潛滋。假如國民黨不採一黨專政的辣腕，仍如民國初元容納舊官僚，十三年容納共產黨的故事，令許多反動派得藉政治實力爲掩護而暗中飛躍，以謀不利於該黨，這

不是糟透了嗎？所以用一黨專政的手段，勦絕異黨的根株，毋使滋蔓以爲己害，這實在是國民黨懲前毖後不得已的一種辦法，也就是一黨專政對於國民黨的第四種好處了。

純爲國民黨所謂『黨的利益』打算，就一黨專政好的方面想，雖有上舉的犖犖幾大端，但以國家的利害爲前提，同時也爲國民黨的本身作根本的考慮，就一黨專政害的方面看，又是怎樣呢？

我覺得一黨專政的第一個害處，便是足以促國家的分裂。國民黨今日的革命旗幟是謀國家的統一，但因實行一黨專政之故，其結果必適得其反。何以故？人性惡同而好異，反對黨是殺不盡的。以中國這樣一個廣土衆民的國家，又有他悠久博大的歷史與文化，加以今日國內國際的種種關係更如是之複雜，當然應付中國這個局面的方案，一定是有各黨各派的不同。這是事實上的不得已，并且是必要的。如果國民黨挾其一隅之見，必強天下以從我，不得，則運用政治上的實力，屠殺異黨人之身體，干涉異黨人之自由，甚至對於異黨人所懷抱的意見，也加以種種束縛，使他們不能合法的盡情宣洩，照這樣的長此下去，我想只要今日不附和國民黨的人不是天生的弱種，斷未有對這種侮辱而不加以反抗的。今日在中國的南方，以武力，以宣傳與國民黨正式搗亂的，還只有一個共產黨，然而已經使得國民黨縱騎四出，寢饋不安。假如因國

民黨對異黨的壓力與日俱增，一切反對黨也停止他們正當的手段，而以陰謀與武力相尙，正式與國民黨相周旋，國民黨除掉永遠維持今天這樣一個軍事局面以隨時戒嚴外，尙有何種其他的辦法？

這種軍事局面多延長一天，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必日甚一日，而反對黨可以運用的機會，也一定一天多於一天。到那時候，各派以武力相持，以陰謀相鬥，或者再有一種外力直接間接從而壓迫之，中國分裂的景象，恐怕求如今日而不可得。固然，使全國的政權握於一黨，法令出於一途，一切大大小小的機關，均爲一黨勢力所籠罩，令全國人屏息側足而莫敢如何，這誠然是一件再痛快沒有的事。但拂逆人性，違反國情，違於事實，背叛世界的潮流，即令國民黨領袖的本領超墨索里尼而邁列甯，也不能支持若干的時日，必使黨國同歸於盡，這是可以斷言的。

其次，一黨專政最不利於國民黨的，便是造成黨內的分派。孫逸仙以三個不同的主義，聯合而成一個所謂三民主義，其解釋本來是隨時代環境而變化，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充這種主義空疏敷衍的可能性，好像只要不反對『民族』而贊成『異族』，反對『民權』而贊成『君權』，反對『民生』而贊成『民死』的，都一一可以納之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結果主義自主義，而各黨員的主張自主張，以『一黨專政』的空名，受『一派專黨』的實禍，甚至『一專派黨』也不能實現，即實現也不能持久，最後乃造成一『各派互殺』的局面，而使反對黨坐收漁人

之利，而黨亦隨之以亡。

我們推測國民黨的將來，竟有這種的可能性。即看目前的事實；已經是兩廣一派，兩湖一派，太原一派，開封一派，而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甚至陳銘樞，朱培德，也無不可以人自爲派；并且大派之內，有小派焉；甲乙兩派，可聯合以對付丙派，丙丁也未嘗不可聯合以抗甲乙。充這樣分裂的形勢，大概北伐全部告成之日，即國民黨完全瓦解之時，其所以有這種現象的原因，皆由於該黨主義的彈性太大，而又以一黨專政的硬性，驅形形形色色的分子於一途，使各種不同的主張，不同的利害，莫不集合於同一的招牌之下，以人自爲戰。情勢如此，如果不改弦更張，其必歸於車裂以死，乃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復次，我更感覺得國民黨這種一黨專政的辦法，足以獎進投機攀附之風，斲喪國民的志節。

本來國民對於一黨一派的贊否，應該訴於之各人的見解與良心，不該挾飯碗與武力以實行利誘威迫。我們回想民國初元，國民黨以炙手可熱的氣燄凌蓋一世，於是一般官僚政客，莫不紛紛阿附，以求入黨，其結果乃有趙秉鈞洪述祖謀殺宋教仁之一幕，以釀成二次革命，使國民黨全部歸於覆亡。我們再回想當國民黨的勢力未出廣東以前，一般人對於國民黨的感想是怎樣？今日國民黨備位國府的元老，不就是當日領銜通電請孫下野的人物嗎？國民黨重要的委員，不有徐世

昌段祺瑞時代的閣員嗎？至其他不甚重要的投機分子，學者名流，更何嘗有絲毫的誠意是爲贊成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而來的呢？不過以國民黨的軍力已過長江，又以一黨專政的旗幟相威脅，別處無官做，惟此間有官做；別處無飯碗，惟此間有飯碗；甚至於不願加入，即以反革命，劣紳，學閥等等的罪名相加，故不得已惟有出於投降之一法耳。我近來看見國民黨的許多出版物，那班無行文人的小黨員，對於所謂黨國要人的恭維真可謂竭盡吮癰舐痔之能事，像這種卑鄙無恥的黨員，希望他們認識主義，希望他們推行政策，希望他們握有實權以後不藉黨營私，希望環境偶有變化而他們能效死勿去，那是如何可能呢？然而所以釀成如此的現象，也是一黨專政必有的結果，今後或者還要一天不如一天呢！

更就人才方面着想，要對付中國當前的局面，即集合全國的優秀，也還是不夠支配。國民黨如果不拋棄一黨專政的辦法，結果必使濫竽者充數，而黨的信用因以喪失無餘。現在已經有人對於國民黨的幹部人物加以種種分析，幾幾乎要求一經濟政治的專門人才而不可能；即戴季陶也垂涕而道，說要在國民黨的老黨員中求一專門研究教育的人也不可。人才的消乏到了這樣的程度，而口口聲聲仍喊一黨專政不已，甚至異黨人辦事不許，辦報不許，辦教育也不許，天地間的滑稽戲，恐怕沒有比這個再滑稽了。

此外再有一點足以致國民黨之死命而結果國家亦將大蒙不幸的便是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以後，足以促反對黨之團結，在中國造成一種循環的革命。現在國民黨壓迫反對黨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反革命』一名辭，既所包者廣，可以隨意解釋以置人於死；反對黨的居住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也可以剝奪無餘；甚至縱容許多的小黨員四出胡鬧，使一個不隸國民黨黨籍而在社會上薄有位望的人，不出居租界，不逃亡異國，即隨時有被傾陷被逮捕之可能。在這種的情勢之下，凡一切反國民黨的黨派，除掉以某種程度的協調，造成一聯合戰線，以國民黨為唯一的革命對象外，尙有其他的任何辦法呢？革命本來是不得已的，現在因為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之故，致其他的各黨各派終有一天不能不出此最後的一途，其結果勢非由政見的爭持，演成意氣的仇殺不止，到了那種時候，還怕國家不同歸於盡嗎？

總而言之，不論是非，專談利害；不管理論，專顧事實；一黨專政的好處不可必得，而為害之大足以顛覆國家，却是很顯然的。國民黨如果永遠為共產黨的理論所催眠，不能接受吾人的忠告，不要說國民黨今日多行不義，已一天天失掉國民的同情，僅此一事，已可陷國民黨於無可救藥了。

一七、二、五、上海、

甚麼是應該清除的共產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產生的實際行爲 四二

甚麼是應該清除的共產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

產生的實際行爲

君房

國民黨自被共產黨把持篡奪以來，迄今雖經幾度的清除，終久未能徹底掃盡，共產黨人物固然仍有許多潛伏在國民黨下層做特殊工作的，但這還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共產黨式的理論尙盤據於許多國民黨員的心目之中，以致由此種不成熟之理論而發生出許多不成熟之行爲，影響及國家政治至爲不淺。所以社會上輿論都說『清黨以前共產黨把持國民黨，清黨以後國民黨繼承共產黨』（見蔣中正提案），可見國民黨理論所受共產黨影響之大了。最近國民黨的領袖對此似乎也有點覺悟，遂有清除共產黨理論的運動，這個運動如能切實努力作去，則於國民黨前途，於國家前途，都有很多好處。不過國民黨自身的理論基礎尙未經十分確定，胡漢民等出洋曾宣言向海外各弱小民族國家去找三民主義理論的基礎，則在胡等未歸國以前，三民主義之理論基礎暫時尙未能找到，本身既無明白確定之理論基礎，自易爲共產黨理論所乘，而到處發生矛盾之現象。少數領袖，日紛心於政治，未必就能將共產黨的理論件件都分析清楚。因此這種工作不能不有待於局外的人從

旁贊助。如今把我們局外人所認為曾受共產黨洗禮的國民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產生的實際行爲略舉幾件，以供該黨忠實信徒及一般國人參攷。

國民黨所受共產黨理論之影響甚多，今舉其犖犖大者，約有數端：

第一是「一黨專政」的理論。從來專制政體雖然實際上行之已久，但大抵均屬於保守的勢力，從來沒有以革命的政黨而主張專制的。蓋革命行爲之發動均由於對舊專制政治之反抗，革命是代表人民的公意的，與專制政治是絕對不相容的。革命黨如果也主張專制，則結果成爲以暴易暴，與舊政府何異？人民又何必一定舍舊謀新？因此凡是革命黨決沒有公然主張專制的，主張專制的政黨也就失掉了革命黨的本質。再從歷史上的往例看來，英國清教徒的革命，雖後來演成克林威爾的獨裁，但當革命之時，未聞以專制爲號召，且彼時民權之思想尙未昌熾，然克林威爾已僅能以保國主自居，不敢自稱皇帝。雖然如此，後來的革命史家，已經覺得克林威爾的政治有背乎革命精神了。法蘭西的大革命，係以自由，平等，博愛爲出發點，根本反對專制政治。故革命初起，尙係多黨共同協力。不幸米拉波(Mirabeau)死後，革命勢力失去領袖，彼此互相傾軋。始則君憲黨與共和黨衝突，繼則共和黨中又分激烈，溫和兩派，最後山嶽黨得勢，造成恐怖政治，而其領袖段敦(Danton)與羅伯士比(Robespierre)又互相猜忌，互相屠殺。法蘭西革命的演成如此

不幸的結果，是很可惜的，但他們也並未會宣言過什麼一黨專政的主張。到十九世紀以來，民權自由的思想已經普遍於世界，所有的革命運動只聽見以自由平等爲號召的，沒有聽說以專制獨裁爲號召的。

直到最近歐戰以後，始發見了幾個以專政獨裁爲號召的國家和政黨：如俄之共產黨，意之法西斯黨皆是。但法西斯黨之在意，雖有一黨專制之實，且實際上不過莫索里尼個人之專政而已，但表面上猶容許異黨之存在，猶號稱有國會，有合法之選舉，有憲法爲之保障，並沒有敢以一黨專制自舉，蓋知一黨專制不是什麼好聽的名詞，甯可居其實而不願蒙其名也。惟蘇俄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因爲根據於馬克司勞働獨裁之理論，故公然反對異黨之存在，絕對干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堪爲一黨專制之模範。共產黨把持了中國國民黨以來，就將這種理論輸入國民黨，想利用國民黨的專制勢力，將一切異己者打倒，然後再一舉顛覆國民黨政府，建設清一色的共產黨專政的政治。不料事機不順，中道敗亡，然遺毒仍蔓延於國民黨中，中了這種封建遺毒——專制思想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共產黨就是代表這種封建思想的黨——的國民黨員，大發揮其專制獨裁之遺傳性，尤以小黨員爲最甚。於是中國人民平空添了無數的土皇帝，自由權利剝奪到萬分，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根本極端背馳，國民黨軀殼雖在，精神已全爲共產黨所征服了。幸而幾位

稍有智識的領袖，能發覺悟到這一層道理，而毅然有清除共產黨理論的提議。我們以為如果有真心澈底實行這個提議，便應當首先下令自認從前受了共產黨蒙蔽，妄行一黨專政之罪過，從今日起，取消一黨專政及一切權力屬於中國國民黨等等封建思想的口號，實行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制定憲法，以政權公之於全國國民而不可仍為少數黨人所把持。國民黨倘想繼續執政，則須努力於選舉運動，由人民公意選出，則『妾身分明』，有了參拜姑嫜的資格，不至如今日之『自起國號』，拾共產黨的唾餘以津津得意了。這是我們對國民黨清共運動的第一個貢獻。

第二是偶像的崇拜。自十八世紀以來，思想自由精神解放之運動已普遍於大地，而經過十九世紀科學的洗禮之後，更無宗教儀式，偶像崇拜存在之餘地。宗教和偶像都是封建思想的結晶，不能容於二十世紀的。二十世紀以來舊有宗教如基督教，回教，佛教之類，都已呈衰頹的現象，僅僅維持門面而已。不料自蘇俄革命以來，利用馬克司主義，為蠱惑人心的工具，結果造成一種迷信式的政治運動。他的手段和形式都和中古回教大帝國相似，馬克司代替了謨罕默德的位置，列甯及以後的蘇俄執政者儼如當時的加利發，布爾什維克黨即是回教，俄羅斯變成了阿剌伯帝國，無產階級是新的阿拉（上帝），用武力來傳佈思想的手段完全和回教相同。這個新宗教一出現，就具有回教初出來時的氣勢，而也具有一切宗教所同具的惡德。中國今日之受這種新

宗教之侵蝕，猶如昔日波斯受其西隣回教帝國的侵蝕一樣。但是受過自由思想洗禮的近代人，是不會再長長維持這種中古式的迷信思想的了。不幸國民黨從前受共產黨理論的蠱毒過深，至今尚維持一部分宗教化的儀式和迷信。將中山先生硬裝成宗教教主模樣，強迫全國人頂禮膜拜，舉行許多讀遺囑，做紀念週等等宗教化，封建化的儀式。其實中山先生自有其偉大的人格，中山先生之偉大乃在領袖國民反抗專制政治，反抗封建思想，力爭民權與自由，今以力爭自由之中山，反被派成限制自由的宗教首領，真是褻瀆先賢已極，中山有知，能不大聲呼冤嗎？

第三是黨化教育的理論。自十八世紀以來，教育自由的原則已成爲世界公認的了。只有少數封建思想和宗教勢力較強的國家，才有時仍舊干涉教育的自由，然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這種封建式的思想也幾乎完全消滅了。不幸自蘇俄政府成立以後，繼承舊帝俄政府之弊政，又加上新宗教的外衣，有黨化教育的設施。到共產黨篡入了國民黨以後，遂將這種理論引進了國民黨，倡出所謂「黨化教育」之名詞。使國民黨蒙干涉思想之名，而共產黨得其實利。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反裝出正經面孔，大罵黨化教育是「醜化教育」，以表其與自己無涉，蓋共產黨也知黨化教育不是一個好名詞，不願躬蒙此惡名也。不料共產黨人尙知黨化教育之醜惡，而清共以後之國民黨人反不知之，至今仍維持此封建思想之名詞與政策。然又不能實行澈底，徒令許多投機分子大

做其黨化教育之書籍以騙錢混飯，結果黨化教育之所得，也不過在學校中多講幾句三民主義，多讀幾聲遺囑，多做幾回紀念週而已。而國民黨之聲譽即因此等封建式行爲而墜落，言之令人痛心。

第四是世界革命，大同主義的空想。大同主義是社會主義者的空想，而世界革命更是共產黨唯一用以鼓動人心的工具。共產黨的世界革命是以全世界無產階級作主體，以全世界有產階級作對象的，事實上雖不可通，而理論上尙可勉強站得住，自共產黨竄入國民黨之後，想赤化國民黨，乃以世界革命之理論加入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之中。不知民族主義與世界革命根本衝突，與共產黨的世界無產階級聯合之革命更相去萬里。民族主義是欲以整個的民族對外族抗爭，而階級革命則先欲將整個的民族劃分爲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階級，從事對內的鬥爭。對內鬥爭一起，則對外鬥爭之力自然減殺，所以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根本生衝突。若說國民黨之世界革命與共產黨之世界革命不同，另爲一種根據於民族主義爲出發點之世界革命，試問此種世界革命之主體爲誰？對象爲誰。若以弱小民族爲主體，則弱小民族之聯合對一強敵戰爭，歷史上偶亦有之，如希臘諸小邦聯合對波斯之戰爭，中古歐洲諸基督教國家聯合對回教帝國之戰爭，十九世紀初英俄普奧諸國聯合對拿破侖之戰爭，乃至一九一四年協商國聯合對同盟國之戰爭，在某一種意義

上皆得認爲是弱國聯合反抗強國之侵略，然歷史家對此等戰爭僅能認爲是一種國際戰爭，而不能認爲是革命。國民黨所謂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者，充其量亦不過聯合中國，印度，朝鮮，安南……等小國以對英，法，日諸大國宣戰耳。此種舉動能否實現尙是問題，即使實現亦祇能認爲是一種國際間之戰爭而不能認爲是世界革命。況事實上強國與強國之利害衝突，弱國與弱國之利害也衝突。土耳其與希臘同是弱小民族，然土親法而希親英，試問在此等利害不同之關係上，將如何聯合世界弱小民族以完成世界革命之大業呢？共產黨之所以鼓吹弱小民族聯合，乃欲使弱小民族俱受蘇俄之護庇，而所謂世界革命之對象則又集中於蘇俄大敵之英國。今國民黨無第三國際之野心，中國也沒有蘇俄的力量，空談世界革命，聯絡弱小民族，僅足以引起外交上的反感，於事絲毫無補。中國若欲反對外人在華權利，收回利權，只有站在自身地位，運用個別對付的手段。萬不能將一切列強都攏統的當作一個整個的敵人，以增加敵人的力量。蘇俄以世界革命爲號召，然鮑羅庭在武漢政府則禁止人民反對法日，而集中目標專對英國，是他們的世界革命也不澈底的。我看到許多幼稚的國民黨員，往往貪圖世界革命的美名，以爲中國擴大則爲世界，國民革命擴大則爲世界革命，這種無常識的言論，正有待於諸位領袖的指示啊！

以上所舉，不過其犖犖大者，藉以舉出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所遺之理論之毒至今仍未清盡，忠實的國民黨員，如欲貫徹清共理論之運動，則請自取締一黨專制，廢止做紀念週，讀遺囑，打倒黨化教育始。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快點努力，起來督促領袖們改變共產黨的封建思想的舊政策。

從思想自由到政治自由

春木

近一年來，我們聽見許多朋友這樣的說道：「只要你們放棄了你們的那種想法和那種主張，去將就別人的那種思想的範圍，你們便自然的有了政治上的自由了。你們又何必那樣寶貴你們思想的自由，結果弄來行動都不自由了！」這許多朋友的話或者也有他們的是處。但是我們慚愧辦不到，因為我們認為沒有了思想的自由，是不會實現政治的自由的。

近一年來，無論實行社會革命或國民革命的政黨，一旦當權，都是對於思想上的自由特別的壓抑。反革命而罪在不赦者，莫過於曾發表其思想，主張或批評，對於黨義黨政，有所抵觸，有所非難。故萬惡軍閥都還可以恕饒，可以攜手，而在一黨專制之下，惟有思想主張敢出乎黨義範圍，言論批評敢反對黨政設施，則認為異類，為危險份子，為罪大惡極，必得要封禁其言論機關，妨害其身體自由，或甚至加以殺戮或驅逐。好像非把這類敢於思想自由的人們消滅了，然後共產革命或民主革命纔會成功一樣！——唉！假使歐洲十八九世紀以來，沒有思想自由的事件發生，或者禁止思想自由有如今日中國這樣的利害，則盧梭馬克斯的思想不會傳播下來，便不會有法蘭西一七八九年民主革命和俄羅斯一九一七年的共產革命，我們中國號稱革命的先覺者又

何處取法，又何處尋求政治自由階級鬥爭的論據呢？

在數千年習慣專制壓抑的民族裏面，多數人往往是不能重視思想自由的價值。在他們善於取巧，與世浮沈的時候，何嘗不隨時覺得是非不應是這樣定的，事理不應是這樣矛盾的；但他們阿世取容，仍舊唯唯否否，可以過得下去的。——他們的思想可以卷舒如意的去遷就有權勢的人們，無論他是君主，貴族，軍閥或黨閥。他們都可以一一順承鈞旨，而且爲之詮釋，非常周到。

他們認爲這樣辦法，個人的內心生活雖不自由，然而個人的政治生活却可以自由了；明白些說，這樣辦法，高官厚祿，所謂中國式的政治地位終是常在的。歷事四朝的不倒翁馮道老先生這種type而今遍國中皆是。這樣焉能不使軍閥獨步，政黨專橫！這樣要求真正多數人的政治自由的實現，又何能得！

明知不合理由，而故意承迎，心口兩致，前後兩人，中國多了這樣人，固然必定使專制長遠存在，政治不得自由；但是即使有所主張，不妄附和，心口一致，前後一人，而使專斷國中，抹殺一切；自家的思想便千真萬是，便應神聖視之；別人的便千假萬非，便應打倒，便要禁止其發表而根本消滅之，這樣想法，究使確有所見，究使自家確據了相對的真理，其態度如是，也必定使政治不得自由。因爲假使兩方面均持此種態度，則只有彼此以武力解決之一法。武力解決

的結果，仍舊是不得其平，而將爭戰無已時。歷史上的宗教戰爭，翻來覆去，不知犧牲了若干人類，直至十九世紀，各文明國憲法宣布了思想信仰自由一條而始停止。這個歷史的教訓，司徒穆勒(Stuart mill)在他的自由(On Liberty)一書裏面言之頗詳，而有深痛，他并且以往事證明這種以暴力壓制思想自由的辦法從來都是失敗了的。我們在這裏不必詳引，我們很悲觀的看見中國自五四以來，纔有思想自由的萌芽，政治自由的希望，而今反被號稱新黨握有政權者將此萌芽摧殘了去！固然這種壓迫，終如歷史往事，仍歸失敗，不過這個犧牲是太值不得的！

但是不幸，這種太不值得的犧牲，——壓迫思想自由，因之政治不得自由，而起循環報復的犧牲——恐怕是在中國不能倖免的了！一方面因為了解思想自由的價值的人太少，而往往是爲了金錢，便把靈魂賣給撒但。一方面因為擅權自恣的人太多，而往往恐怕自家江山不穩，便想使一國之內無異己存在的餘地。這兩種人，如果生在中世紀封建社會裏，到還可以相與有成，可惜現今已是二十世紀，中國雖說受到世界思想自由之風較遲一點，但是要在中國仍舊長久存在奴隸與主人相安無事這種政治局面，是不會有的了！

思想自由，在習慣奴服生活的人們看來好像不覺得重要，其實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便是有了思想自由的原故，人之所以貴於禽獸，不待甚麼哲學家來下定義或給與標準，是不是現今的人都

知道因爲他能自由支配其活動，規定其目的的原故？至少在有人類歷史以來，這點人類的可貴處是證明了的。但是人類能有這點價值，是不是因爲人類能自由思想的原故？所以人之可貴，以其思想能自由也。我們要求思想的自由，也就因爲我們是「人」的原故。

雖然是人生最後目的，許多哲學家還在那裏探討或聚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禁止別人去尋求他所認爲比較更好的行爲的目的地；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或其他行爲上面，只要人們有向上的尋求，另一種的想法，另一種的主張，在他「人」的資格上面，是不能禁止他的。有思想和主張的人往往覺着另外一種思想和主張出來，或者與他衝突時，要於他的思想主張發生危險，因此不免恐慌而去設法禁止，其實這是無益的。——一種思想的力量已經形成法律或習慣，有行之千年，尙不免於被他種思想推倒。何況一時少數的權威，并不及久定的法律和習慣，更何況在今日人們已經認識了他之所可貴處，便在思想自由而不能受任何干涉而停止呢！

思想自由，不但是在「人」的本身價值上該當防護，并且要使社會這個組織能夠安然的存在，也非讓各個份子有相當的思想自由不可。固然盧梭所主張的「自由契約」之說，自有社會以來，便無法實行。不過人們之所以需要社會，總是感覺到這個社會能使他的生命比較更發展一些。

如果在這個社會裏，只有奴役與屈服，他的精神一定不能久安而必生反響；反響一大，這個社會便

要解體。并且在平常的時候，一個同社會的人們大家不受着壓迫時，那還不覺着他們在這社會裏所要求和所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之可寶貴；但是一旦將他這種所已有的一部份自由生活取消了，他便痛苦不安起來。譬如教書講學，作文編報，或鼓吹政治上的主張，或提出哲學上的道理，在常時都是各盡其能事，以求多數人的聽信，并且大家認為都是於社會國家的發展有益處的。

而一旦只准他說，不准你說；他鼓吹的便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你鼓吹的不但無功而且有罪，要受禁止與處罰。這樣的法令豈得謂為合乎公理。一個有權力者無社會的需要，無公理的標準，而妨害一部份國民的應有自由權利，遲早是必定要釀出少數人反抗而全社會破裂的結果，毫無疑義。歷史上這類事件已不絕於書，可惜有權力者至今往往尚無此覺悟，蔑視自由，醉心專制；當其未得勢時，痛心疾首於他人之妨害其應享之自由，必須奮起反抗；一旦反抗得勢，又忘却當日自家所感覺的痛苦，而一樣施之於別人了。施之政治，則這樣的政治社會絕對不會上軌道的。

并且一個社會不但要他上了軌道而安然的存在着，而且必要他隨時有進步。自來社會進步的生機都不是在思想絕對統一的時代中得之，而是自由批判發達的時代。即使那時批判不得自由，也是那種當時所謂狂人如盧梭輩，於舉世安於故常之中而一點不懼不作，發揮其獨到的思想

；於是一社會的進步便終賴這種狂人的狂論了。我們中國在數千年來，思想大都統一，智識階級多喜安於故常，不敢在專制社會中標新立異，因此進步甚少，這是大家都明白的；比之數百年來進步不止的歐洲社會，這是大家都覺得愧悔的。奈何今日始有一點自由批判的生機，而所謂新黨執政，反極力摧殘不已！世界是在那裏進行不息，無論何種思想是隨時在那裏推移，轉瞬便成過去。如果老認着一種思想是天經地義，不准別人去另行自由的探尋，則前日之新，今日已成爲舊，轉眼之間，已成故物。并且強迫衆人老守着這個故物，結果不但把一社會的每個人精力疲軟下來，使大家生活不能夠充分豐富，而一旦潮流來時無以應之，這個社會便更只得消亡了。

法國哲學家伏野 (Fouillee) 說得好：『最不健全而且最易動搖的，莫過思想行爲習慣全體一致的社會了：既然一個社會是站在各種複雜潮流的影響面前，而他沒有各種複雜的能力去應付，使之調和的前進，則很快的這個社會便會分裂，解體以至滅亡。』所以爲社會本身的利益起見，是要社會中各個份子思想愈能自由發展，自由探討，自由批判，愈能使這個社會得以長久的站得住。

固然這類自由思想不可太推之至極，以至根本危及人類社會的存在，而須加以少許的限制。但在現今歐美各文明國如英德法與合衆國中，除了統一這兩三種必須共同遵守的原則，如（一）對於祖國的愛護，（二）對於憲法的遵守，（三）對於他人自由的尊重等而外，其餘的主張信仰，無論

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都一律放任，聽其自由。這些國家本歷史的教訓，他們都了解這種放任各個份子隨其性情與知識而獨立自由向各方面主張起去，是於社會的發展根本有利的。

思想自由之不宜侵犯既如前面所說明，思想自由之無法侵犯，又被歷史所證實，愛好自由的人們終於戰勝壓迫者，政治的自由是從思想的自由產生出來，這些事實和理由都明白的——放在眼前，自號新黨而聲稱要求政治自由的專制者其速猛省！

民主政治與階級政治（續）

叔耘

（三）貴族階級制度是否合乎科學？

職業階級主義者反民主政治，反平等思想的理論，作算不能成立了。但是貴族主義者必乘機來說：不錯，由職業所得的技能是萬難遺傳的。但是你們並未證明普通底優秀資質也是一樣。家的子孫不一定有繪畫的技能，黃包車夫的子孫不一定有拉黃包車的氣力，這是極顯然底。但是你們自己也承認父母的聰明也有傳予子女的可能，使子女生而有較好底資質。你們並且承認這些普通資質雖不能先定子女的職業方向，却是使他們有在社會上佔得優勝位置，領袖位置，主幹位置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把這些位置為優秀份子保留，使優秀份子永久維持他們的優秀血統，不和惡劣種子混雜，豈不是最合科學，最順自然麼？職業階級制度造成許多專業底家庭，搆成許多封閉底牆壁，不合近代人生，是應該廢除的。但是貴族階級制度在社會裏面建築幾條巨大籬欄，使優種與劣種不至混雜，必較相反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利於文化之進步。這就是貴族政治論的大略。

（甲）貴族政治制度曾經普及於全世界的。有人說沒有貴族，文明決不會產生。這自然不

是一句毫無根據的話。貴族制度在人類史上固然作了不少底惡，但是牠的功績，總可以補償牠的罪過而有餘。牠之所以有如此成績，並不是牠本身有如何善處，不過是牠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便利學藝的發展而已。要想人類有偉大底精神事業，人人爲物質所困，人人俯首向地而無暇一顧蒼天，一擴視界，是絕對不能成功的。要想我們的聰明開花結實，要想我們的智力充分發展，閑暇是不可少的，財富也是不可缺的。所以享有閑暇與財富的貴族階級，只要他們有這樣志願，最適宜於文化之創造，保守與傳播。果然，現在世界上所幸有的文化，多半是發生於貴族政治制度之下的。

貴族在人類文化上的影響，既不可忽視，故人種社會學者以貴族的存亡測國家之盛衰。海倫（Helene）種亡，希臘文明遂衰；貴族制度不滅，埃及，阿敘利，印度之文明亦綿延不朽，這是郭比羅曾經詳細考証的（註十四）。羅馬世界完全被蠻族征服，也是帝國的柱石——貴族——在戰爭上所受之損失過大，且又與劣等種族混雜之結果。所以歷史家以制度動搖，風俗敗壞，思想混亂等等現象解釋民族或國家之衰落，完全是顛倒因果；民族或國家衰落之原因應該在牠們的生理組織上或血統上搜求。明白些說，貴族的滅亡就是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

固然，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許多學者，許多藝術家是從平民階級露出的。馬丁路德與盧梭

就是兩個最顯底例。不過統計起來，這總算是例外；我們對於這類人物特別注意，特別敬仰，不已經是他們稀罕的明證麼？所以阿丹氏在他的偉人之由來（*La Genese des grands hommes*）中稱貴族所產生的才人二十三倍於資產階級，二百倍於無產階級。

這種才智集中於某一階級的事實，豈不足以證明此階級所包含的，都是優秀種子麼？都是純粹血分麼？這誠然是人種社會學者的意見，亦即他們反對平等思想，主張階級制度的論據。

（乙）所以據人種社會學者看來，貴族的特權及其威望是有科學根基的。社會裏面的階級鬭爭就是種族鬭爭；只要細心測量，就可以知道社會階級的分歧點，不僅是心理底經濟底，尤其是生理底。

階級既是種族的別名，那末，主張廢除階級，溶化國人的民主政治不是有消滅種族，混亂血統的危險麼？不是實現違反自然的異種結合麼？異種結合的產品必定惡劣一點，據人種社會學者看來，是確鑿無疑的。郭比羅與阿托亞孟同稱雜種人在生理與心理兩方面均不能及其父母族，因為他們很難得生理底與心理底平衡。

異種結合不但使人種退化，且足使牠絕滅。這是納布史氏的議論。他在他所著的社會淘汰論（*Selection Sociale*）中稱雜種人的生產率比純種人的生產率低，死亡率比純種人的死亡率高。

他並且說近代西方各國人的生產率降低死亡率升高的原因，就是種族或階級混亂的結果。

異種結合在心理方面的惡果，不減於牠在生理方面的惡果。達爾文會稱稱『雜種人的蠻性與墮性是一般旅行者所共見的』。探險家黎文斯通 (Livingstone) 談及非洲桑柏子 (Zambese) 地方，稱『爲什麼雜種人(葡萄牙與土人合產)比較葡萄牙人殘忍，我們誠然不懂；但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註十六)』。據一般人種社會學者說，雜種人的智力亦甚薄弱，且嗜好平庸，所以平庸如民主政治的思想在歐美社會中流行，就是雜種人日多的表徵，就是貴族血統被劣種混亂，以至思想俗化的表徵。平等思想是庸人腦筋的自然產物，是雜種人腦筋的自然產物。

民主政治者對於這樣激烈底攻擊，應該作一個什麼答辯？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人種社會學者雖口不離科學二字，其實並無科學精神。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態度中，意氣成分多過理性成分。他們說雜種人的體力與生殖力不及純種人的體力與生殖力。但是生物學——他們所奉信所假借的生物學——的泰斗達爾文化不曾證明雜種或合種是使因乏底植物或動物恢復並且增加生氣的妙法麼？放着抽象底定律不講，僅拿事實來說，試問有自由發展機會的雜種人是否真比純種人弱。南美洲墨西哥的雜種人，在近三百年中已增至該兩地方人口的五分之一。南洋波里勒綏羣島的雜種人口日見增加，純粹土人日漸減少，這總不是雜種人無生殖

力無抗死力的證據罷！巴黎倫敦貧人區的人種與富人區的人種同是一樣亂雜，然而貧人區的生產率比富人區的生產率高些。法國塞納河下流與北方諸省人的繁殖力比較強大，然而他們的血統並不見得格外純粹。反之，法屬葉島(Île de Re)的人種非常純粹而牠的生產率年年降低。所以異種結合在生理上至少沒有危險。

至於雜種人的心理比較惡劣一點，更無從證實。我們以為黎文斯通等關於此問題的觀察，可用社會事實解釋。一直到現在，各地雜種人的社會位置是非常困難，非常曖昧底。他們一方面痛受自命為優種人士的輕視，一方面又引起公認為劣種份子的嫉妬，所以有時難免態度灰色，行為滑頭。其實這並不是種族性，乃是環境使然。因為假使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他們亦能顯其才德，與所謂純粹人種比肩無愧。現代南美洲各國的許多偉大人物不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與土人結合的產物麼？近數十年來華人與西人結婚者日衆，他們的子女，據我們所知道的，大半聰穎健全，亦可證明雜種人在仍何方面均不退化。何況一國內面的各級人——或依人種社會學者說，各種人——經了很久底共同生活以後，心理與生理方面，均已無大差別，自然更沒有因合種而退化的危險。

(丙)所以照右面所說的看起來，人種社會學者關於異種結合之推測實在不確。有許多事實並可以證明牠是有益於種族進化的。拿那些閉關自守不與下等階級通姻的貴族來說，拿他們的歷史

來說；我們立刻可以見到他們最小底毛病是無永久性。他們普通都不能綿延甚久，不到幾代，就絕滅了。他們容易衰頹容易滅絕的事實是無疑的。斯巴達人在黎古爾格(Tyrtage)時代約有九千。然據紀元前四八〇年之調查已減一千；四〇二年全數降至六千；三七一年再降至二千，至二二〇年則僅餘七百人了。這個雄種的退化是何等速底！所以自古的習慣，就是隨時以賤民補充缺額。雅典在 Cheronce 以後，一次升二萬奴隸及外人爲貴族。羅馬爲使貴族議院滿三百人之法定數起見，曾容納一七七平民議員而賜以爵位，可見歐洲上古的貴族已患生殖貧乏病了(註十七)。

歐洲中古與近代的貴族也是患這個病的。據 Renouin de Chateaufort 的調查，法國貴族平均無超過三百年之生命者。加爾頓，謝利(Shirley)研究英國貴族之結果，稱全國五百最古貴族之中，謹有五族可數與至十五世紀，其餘都不是正統傳襲下來的(註十八)。又據項蓀(Hansen)之統計，阿格斯埠(Augsbourg)在一三六九年有貴族五十一家，一五三八年所存者僅八家而已；一三九〇年盧項埠(Nuremberg)的貴族共一一八家，百年以後所存者僅五五家；密魯斯城(Mulhouse)本有貴族六二九家，而一五五二年調查戶口時僅見一五二家，絕後者佔全數四分之三；林多城(Lindau)本有貴族三〇六家，今存者僅四家；魯柏克城(Lubek)之貴族本亦不少，然自一八四八年以後，已無一存者(註十九)，可知貴族之易絕滅，是一種普通底現象。

大概平常解釋此種現象的方法，無非說明貴族因所服之軍役將重，且決鬪之風盛行，故多死機一點。其實貴族雖易死於疆場之上而如平民死於窮困者則無。且王族不服軍役，中古時代之城市貴族（特權階級）如上面所引者，亦不服軍役，而其缺乏繁殖力則同，可知這種解釋不當。

貴族的生殖貧乏病，完全是拒絕與其他階級聯姻使血統無從調和之結果。貴族最嚴守的是他們的血。他們甯死不願被劣種沾污。結果他們婚嫁的範圍，非常穿狹，遂不免親屬聯姻。這是最與科學的結論相反的，最有礙生育之繁殖的。所以不到幾代，他們的血氣完全衰落；白癡，聾啞，瘰癧，佝僂，貧血種種病態相繼發現於後裔之身，以至於漸次退化而完全不能生殖。

再者，貴族的特權與智力工作也是他們衰頹與腐化的原因。自然，我們不能說貴族的腦力活動普通都是很激烈底。不過在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未發生以前，社會上一切高等職務均為貴族所佔。所以當時他們所耗的心力不能不算比其他階級多；腦力耗費過多是生殖不繁的一個原因。又是近代生物學者所公認的。至於貴族所享的特權確是他們退化的一大原因；特權是妨礙自然淘汰的，換言之，就是反進步的。特權給貴族許多作惡的機會，損壞身體與德性的機會，再加以親屬聯姻的退化作用，遂無生理了。

所以人種社會學者以為貴族或優秀人種不和羣衆混雜，就可藉遺傳作用，保存而且積集其特

長，是一種妄想。他們對於民主政治打破階級閉關主義的怨恨是白費了的。種種事實證明凡閉關自守的種族，必定退化以至絕滅。如果一個種族或一個階級不想到墳墓裏面去，就非和比較少壯的種族或階級結合不可。異種聯姻，階級溶化是新生命產生的唯一機會。所以民主政治者打破一切階級制度以達人種同化之目的，不但不與自然的傾向與科學的教訓相反，而且是順從自然之傾向與科學之教訓。

(四) 資產階級制度是否適合科學？

人種社會學者，附會遺傳論，爲職業階級制度與貴族階級制度辯護，已被證明爲非科學底了。所以由上面的討論，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有特權的與自封鎖的階級和種族的發展勢不容；特權使有特權的階級腐化；封鎖使自封鎖的階級衰弱。

但是階級制度的基礎就算完全推翻了麼？印度式的門閥制度與純粹底貴族制度，固然不能存在，但是階級制度的痕跡，都應該掃除，以求一切皆水平線化，混雜化麼？這就是現代社會裏面爲資產階級辯護者的疑問。

(甲) 近代社會裏面，已無所謂階級。縱令階級這個名詞尙不絕於耳，牠的意義亦迥與以前不同。蓋自人權公認以後，『人人在法律前平等』一語已成爲政治上的普通信條。只要是憲政相當

修明國家的國民，均享有同等底政治權利，均有佔據各項公職的機會。政治社會已不是幾個社會疊成的了。不過階級在原則上，名義上雖已廢除，在事實上則依然存在。

階級分別的表徵雖不能在法典裏面找得，然在一般人對於各階級的觀念和待遇裏面，是可以看得出來的。近代階級有兩種主要原素：一種是職分，一種是財富。你的職分較高，財富較多，則一般人對於你的觀念與待遇遂不同起來。所以近代社會裏面的資產階級雖無法律規定的特權，而自然得來的便利，其餘一般人所不能有的便利，却為不少。況且許多人的職分和財富是間接或直接由遺產得來的，那真是一種特權了。所以近代人在法律前雖然平等，而實際上不免分為許多階級，有產與無產乃其中最顯明底兩個而已。

規定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關係是現代社會問題的中心，也是我們批評人種社會學的理論以後，非研究不可的一個問題，因為這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根本問題。明白些說：還是依著人種社會學者的舊觀念，認資產階級為優秀勝利底種子，使之不與無產階級混雜呢？抑本着民主政治的真精神，以平和方法，社會政策，使有產者與無產者間的距離漸漸縮短，漸漸接近呢？

自然，階級不能封鎖，其間應有流通性，是分析近代文明以後所不能不承認的一種主張，近代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特徵，是城市的特別發展；所有一切活動均集中於大小都會。都

會也就是此種工業文明的主人家——資產階級——的勢力範圍。但是都會是消費多數人口的。牠們擴大不息，並不是牠們原有人口繁殖的結果，乃是新份子不斷侵入的結果。假使沒有四周及他地人民的逐漸侵入以補缺遺，一個城市不到幾代，就要滅絕的。（註二十）所以近代社會裏面的貴族——資產階級——比仍何貴族更易絕種，因而牠接受其他種子的需要亦更深切。他不時時受新血的刺激，與下層階級的補充，是難以自存的。這是近代都市生活所命定的；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非貫通不可。

但是這就是說非將階級間的障礙與堤牆，一律剷平麼？據人種社會學者及一般保守黨人言，並不是這樣，他們現在說：下層階級的高昇應該有能可能性，不過要使牠非常困難纔好。法國著名小說家蒲爾布捨（Paul Bourget）——同時是一個保守哲學的泰斗——曾作名為『行程』[*Étape*]之小說一部，詳言平民不應高昇過速之理由及其弊病。下等階級昇到高等階級有一定底步驟，是不可越等的。下等階級一旦大批侵入上等階級的範圍裏面，必使上等階級的水平線降低。所以他們雖承認下等階級能有高昇之機會，然上下的非分明不可，非有界限不可。上等階級的特權，據他們說，不但正當而且是必要底。有了特權，他們始有餘力為公共利益多用功夫；始能充分擇妻育子，使優秀種子不至墮落。不但如此，特權是刺激下等階級使他們發展天才努力向上

的好東西。所以造成一個特別環境，與許多社會權威，是有益於各方面的。本此種種理由，他們覺得現今的階級制度非常完善，值得擁護。他們並且相信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沒有一個天才能為環境所限而不能露出頭角。其實這全是武斷；有許多事實使我們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自由發展的天才還多呢！

(乙)誠然，階級制度在人口的量與質上，有絕大底影響。牠有變更一國人民的生活力，死亡率，婚姻比例數的能力。如果他們把這些變化研究清楚以後，他們對於嚴格分別階級一層，或許也要減少樂觀罷！

首先拿資產階級的生活力來說。牠的增減情形與階級政治者的樂觀是互相衝突的。近代社會的領袖階級的命運因城市生活與勞心過度之關係，非常短促，是大家所公認的。人種社會學者如阿托亞孟等並以此為常受攻擊時被嫉妬的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大鳴不平。他們覺得這般人為近代文明努力與奮鬥而犧牲了，竟無人知道，竟無人憐惜，實在不近情理。

不過他們是極端擁護階級制度的。這些不平之鳴不是證明他們所認為完善的制度，尚有弊病麼？因為使一個社會的優秀種子迅速消滅的制度，一定是不完善。他們稱現代資產階級所負之責任實在過重，竟為智力工作所困而大減其生活力，可見現代的社會分功尚不適當；可見民主政

治者關於勞力者與勞心者互相調和，時時交替以壯生氣的主張，並不是一種妄想。

近代社會的資產階級既無強大底生活力。然則他們就不能用婚姻去補救麼？不幸他們的婚姻制度也是有害於他們的種族的。他們的階級觀念當然很深。他們在婚姻中所尋求的，不是對方的身體健全與生育子女的資格，乃是財富。他們的婚姻，簡而言之，是一種交易。所以結果，優秀種子退化與衰落的速度愈高；他們竟為財富所害了。

這種金錢婚姻，已經不合優生條件，再加以他們對於生育的嚴格節制，於是他們的子女不但不能強壯而且特別稀少。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的享樂要求與個人主義特別發達，他們深不願作子女之牛馬。再者，他們愛護子女之心甚篤；為子女自身之幸福計，為子女有充分財富得以維持其社會位置計，亦不願他們衆多，使家產分散。這種心理是上等社會的生產率特別降低的主要原因，大有害於他們的種族之發展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心理中，看見階級制度下面所重者財富而不是才能；也可以看見階級制度是不利於人種的天然淘汰的，是與優生學的原理相反的。階級制度固使上等階級難於保留他們的優秀種子，同時又使他們所產生的惡劣種子得因財富之保障，苟延殘喘，仍居領袖地位。

(丙)以上是階級制度在資產階級身上所發生的影響。假使我們再談牠在無產階級上面的

影響，那末，人種社會學者的樂觀，必定更不能成立了。

無產階級——尤其是工業發軔時代的無產階級——的生活情形是否有利於他們的健康，能否不影響及於他們的種類，差不多不成問題的。無產階級的生產率雖相當底高，然因經濟情形惡劣，死亡頗衆。據康麥爾化（Kummor）之調查，瑞士勞工之死亡率，其在三十歲與三十五歲之間者，每千人爲一三·一；其在四十歲與四十九歲之間者，每千人爲一九·八；其在五十歲與五十九歲之間者，每千人爲三三·七；其在六十歲與六十九歲之間者，每千人爲六七·七。這些平均數較勞心界之平均數爲大。英國的情形亦然：二十五歲與六十五歲間之勞工每年每千人中平均死一八·一七人。而在同樣年齡標準下面的資產階級每年每千人中只死一六·七·人（註二十一）

固然，自各國議院製定勞工保障法以後，勞動界的生活情形已漸改良。但是要想他們有充分精力去補救領袖階級的貧乏，要想他們有主持社會生活的氣魄才智，要想種族不至因大部分人爲惡劣物質情形所害以至衰落，那就非繼續本着民主政治的真精神，極力消滅階級界限，使大眾生活日漸優美不可。

經濟能力太不平均，必使下等階級裏面的優秀份子沒有出頭的機會。像現在的純粹個人主

影義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將一部分衰頹了的種子維持於領袖的地位，一方面使一部分有天才的種子為經濟情形所限，不能自由發展，實在有礙自然淘汰，實在不利於種族的進化，實在非再加以充分底民主化不可。

所以用生物學為資制階級制度辯護，是自相矛盾的。階級制度或許有他種存在的理由，但牠確與自然的傾向相反，確與科學的精神相反。

總之，人種社會學者攻擊民主政治的戰術非常狡滑。他們費盡心力以求證明民主政治思想與事實違背。其實真正民主政治的實現並不需人人平等；人的天才不能相等是沒有問題的。民主政治者所要求的，不過是有才者不至沒有機會表現，無才者不至強佔這些機會而已。所以總括右面的討論可以得着幾個結案：

(一)無論你是怎樣的一個人物，生物學不能預言你的子女將來是怎樣；人的精神是有彈性的。

(二)後天才能，職業技藝的遺傳性，迄今尙待證明。

(三)凡閉關自守的階級或種族，無論他們的本質如何優良，是非退化以至絕滅不可的。

這三點已足推翻一切建築在遺傳論上的階級學理，一切以遺傳論反民主政治的學理；民主政

治制度廢除階級間的障礙，使大眾有各盡所能的機會，使異種有結合的可能，誠然是運用天才的好制度，誠然是便利自然淘汰救濟種族衰落的好制度。

- 註一 參看 Ferris: Socialisme et science positive
- 註二 參看 Die Naturwissenschaft die Socialdemocratische theorie
- 註三 參看 Socialisme of Iseze intellectuels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5 mai 1900)
- 註四 參看 Zukunft 31 mars 1894
- 註五 參看 Les Selections Sociales
- 註六 參看 Die Gesellschaftsordnung und ihre natürlichen Grundlagen
- 註七 參看 V de Lapouge: Les lois fondamentales de l anthroposociologie
- 註八 參看 Topinard: Anthroposociologie et Science sociale
- 註九 參看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 註十 參看 Spencer: Principes de sociologie III p 349
- 註十一 參看 Galton: Naturre inheritance

Hereditary Genius p 67

- 註十二 參看 Durkheim: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 345
- 註十三 參看 De Candolle: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 註十四 參看 Gobineau: *Essai sur l'inegalite des races* I
- 註十五 參看 Otto Seeck: *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 註十六 參看 Ribot: *Heredité*
- 註十七 參看 Dumont: *Natalite* p 97
- 註十八 參看 Kidd: *Evolution sociale*
- 註十九 參看 Hansen: *Die drei Bevölkerungsstufen* p 175 179
- 註二十 參看 Ammon: *L'Ordre Social* p 204
- 註二十一 參看 Bocharl: *Encyclopedie d'Hygiene* Tome VI

獄門

愛爾蘭葛來格里夫人作

諧庭譯

「作者附記」

有人聽到一個故事，後來又轉告訴我，據說有一個人走到監獄去迎接他的兄弟出獄，尙未敲開獄門，就聽說他的兄弟已死在獄裏。

我有一次到高爾維去，在高爾特車站遇見了兩位從斯里夫哀芝來的鄉下婦人，披着外套圍着巾，爲了澳洲一位親眷遺下了錢財給她們，故此來到高爾維來訪問司法官員。她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鄉村幾哩路的遠，從沒乘過火車，張皇失措，如林中盲獸一般的迷了路，我照料了她們一整天。

愛贊里過來的一條路上，槍殺了一個警官，因嫌疑被捕者數人。內中有一個是我本鄉的一個年青的木匠，不久就有謠傳，說他在高爾維獄中告發了其餘的捕犯。把人由獄中提到法庭去的時候，羣衆途中向他叫罵。開審時纔知道他原來并沒告發，沒有招供

什麼證據；於是在開釋的時候，羣衆爲之大燒煙火。

數月之內得了這三件故事，遂編爲此劇，罄三日之力而告成。本卷各劇，吾最嗜此篇，一字都不曾更動過。

布景： 高爾維獄門外。兩個鄉下婦人，一個穿着長黑袍子，一個頭上披着圍巾，正走進台上。這正是天將破曉的時候。

人物：

瑪麗卡赫兒 一個老太婆

瑪麗柯心 她的兒媳婦

守獄門者

卡赫兒： 我想我們的旅途已經走到了終點，這裏大概就是獄門了罷。

柯心： 這裏不是獄門莫非還是別的地方不成？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能有這樣的高牆？

卡赫兒： 想想那慣在山裏生活的他，如今竟被幽禁在這裏面！他究竟是爲了什麼黑夜裏出來遭這個險？

柯心： 他如今幽閉在這裏，一點光明也沒有，難免要心灰氣沮。他們不定要擠他說出什麼供狀

來，我覺得這也難怪。

卡赫兒： 好人被捕，監在獄裏，從前也是有的，可是他們都沒有招供過。瑪麗，我想他大概還不至於就招供，如一般人所傳說的那樣。

柯心： 但是你總聽說了罷，隣近的孩子們被捉了去的時候，大家都說：『是但尼司卡赫兒，他在獄裏招了供，告發了他們。』

卡赫兒： 女人們還有什麼壞話說不出口，尤其是眼巴巴的看着她們的骨肉活活的從家裏捉了去的時候。

柯心： 台利佛里的母親說的，拍特路安的母親和他的太太也這樣說。她們跑出來追着我喊！』
都是但尼司在獄裏告發了的！』據她們說，警探長搜檢帶耳礦的那天，還很得意洋洋的說，是他用酒把他灌醉了，逼出來的口供。

卡赫兒： 那些混賬東西真許能做出這事來，怎能怪得我那孩子？他們究竟爲什麼要這樣的灌醉了他來陷害他？

柯心： 即使他真真供出了他們的名姓，也不能算是他的錯。闔鄉村，誰不知道，是台利放的槍

卡赫兒：閉口，不要多說。你懂得什麼。也用不着隣人幫忙，讓警官自己處理這案子就是了。

柯心：都是拍特路安慫恿出隣人幫同誣害，因為他自己懷着私仇。誰都知道，我那可憐的但尼司一生沒帶過手槍。

卡赫兒：（從袍子裏取出一個大藍信封）我真想知道，他們從郵局遞來的這封信，裏面究竟講的是什麼。我們兩個都是不識字的，你說可憐不可憐？

柯心：隣居倒是有識字的，可是你又不讓我帶給他們看。裏面也許是告訴我們他現在的狀況以及出獄的日子。

卡赫兒：我告訴你的話，你總還信不過，真是怪事。也許他們就在信裏寫着，但尼司在獄裏招出了其餘的人。

柯心：我們如今也只好在等候着開門。從斯里夫哀芝遠道跋涉，足足的走了一夜，也太勞頓了。

卡赫兒：我們也不得不來給他送一個信息。他回到帶耳礦，將如何應付他的隣人？

柯心：再過幾天，他們也許就放出獄，還他自由。他們有什麼理由再監禁他？他們一定已經饒了他的性命。

卡赫兒：瑪麗，假如他們這次饒了他一命，他可搬個地方去住罷。再也別到帶耳礦，或是達羅拉，或是德魯姆達羅。

柯心：唉，瑪麗，我們將帶他到那裏去呢？我們認識的地方，我們已被趕了出來。我們到一個人生地疏的地方去，可有什麼幸福可講？

卡赫兒：我正想到人生地疏的所在，他的故事可以不被人知道。最好是到美利堅去，那裏的人多如草。

柯心：赤手空拳的他可怎好到美洲去？要放洋去的話，這一夥兒有他，有我，還有家裏的小把戲。

卡赫兒：我甯願把田產賣盡，我也不願等着看流血的犧牲。總還有錢夠你們倆口子還還賬然後趕快起身。

柯心：我們渡海而去，你呢？你當然不願同那些隣人過你的殘年。

卡赫兒：我想到奧脫拉的工廠，大概他們還不致於認識我。只是不知道去得成去不成，不告訴他們我的名姓。

柯心：別說傻話。我怎能帶孩子去？孩子如今還沒脫襁褓，將來到美國還不會淪落了嗎？

卡赫兒：我可以帶他進工廠，我可以給他改一個名姓。你們安家之後，可以再接他。

柯心：天破曉時是很冷的。他們該開門了。我後悔沒帶來一塊馬鈴薯或是餅乾。

柯赫兒：我又怕門開了不知他們會說出什麼。但尼司被捕的那一夜，他患着重傷風咳嗽。

卡心：我聽見有人來的聲音。好像是有一串鑰匙響。上天保護我們！我又怕在此地！

「門開，守門的人手提着燈籠。」

守門者：女人們，你們在此幹甚麼？這不是度夜的地方。

卡赫兒：我的兒子在此監禁了八個星期零一天，我來請求和他談談話。

守門者：假如你們沒有得長官的令，你們是不得見他的，不如去了罷。

卡赫兒：我前天得到這封信。也許這正是允准的令。

守門者：這樣講來，他該是生了病，或是在醫房裏了。

卡赫兒：難怪他會生病，他曾患着重傷風咳嗽。

守門者：我來讀讀這封信。一定是還沒有撕開過的呢。

卡赫兒：這個女人和我自己都不識字。我們又不願信任別人。

守門者：這封信是本月二十日由高爾維寄的，今天已是月底了。

卡赫兒： 我們從來沒想到過到郵局去看看。還是後來偶然得到的。

守門者： 「讀信畢」唉，你他這可的女人們，你們還不知道，但尼司卡赫兒已經死了！你們昨天有到這裏來的權利，如其你們願意和他訣別。

卡赫兒： 上天保佑我們，降福給但尼司的亡魂！

柯心： 這個人說的是什麼話？一定不會是但尼司已經死了？

守門者： 昨天天將破曉以後死的，現在他的獄房裏監着的另是一個人了。我去看看他的衣服現在誰的手裏，假如你們想帶回去。

「他走進去。天開始破曉。」

卡赫兒： 人世上沒有一點慈愛，天上一定有永久的慈悲。他受盡了人間嚴酷的裁制，到了天上必可領受慈愛！我的孩子真是世上最好的，從不惹動我一根毛髮，如今戴着罪名死了，讓他的孩子都蒙了羞恥！他就是殺盡了世人，也比招供的好！瑪麗，你就沒有話說嗎？你就教我一人獨自在這裏哭悼他？

柯心： （癱倒在門前階上，搖動着，哭傷着。）啊！但尼司！你戴着惡名而死，我爲心碎了！我們夜夜的陪伴着在一處，如今可要形單影隻！ 我將怎樣回轉去到高爾特，吉伯坎替？那

裏的人一定不哀悼你，一定不會爲你的亡魂禱告！

禮拜天祈禱的時候，我將怎樣上山去赴會？一個個的女人都有她的伴侶，我瑪麗柯心獨自一人？

長夜漫漫，萬籟無聲，我獨聽犬叫你的吠聲？家裏有兩個女人做餅，沒有一個男人來分裂開吃！

沒有男人鋤地，我將怎樣播種？收穫時聚起的禾束，在春前就要分散！

但尼司，你死了若是留下個好名，讓人人稱贊你，和我一起悲悼你，那我也不恨你了。

但是你的名字上偏偏帶着污點，在那黑暗的時候！年來年去，你的名字再也不曾清白！

「她止着哀聲，轉向老婦」瑪麗你告訴我，你想他們會把他的屍身還我們嗎？我願親自把他昇出

葬了，雇幾個人掘一個坑。

「守門者開了門，交出幾件衣服。」

守門者：他進來的時候，帶來的就是這一些，綿絨，汗衫，還有鞋子。一共也值不了幾個錢；

山上的孩子們是窮。

柯心：他們拘捕他去見長官的時候，應該給他時間從容的整理整理衣服。他穿起禮拜天的漂亮

衣裳，滿體面的一個孩子。也不知他們把他葬在那裏，我想送他的靈柩在街上走。除了他的

母親瑪麗卡赫兒和我自己，誰還向他致敬？

守門者：辦不到的。昨天他已經葬在監獄的空地上了。

柯心：這樣的冷清的葬了，也沒有一個親近的人送殯，真是苦！

柯門者：犯了法的人，便不能不做個榜樣。他們爲什麼不做正經人呢？長長的繩子，草草的葬，凡是絞死的犯人都是如此。

柯心：絞死的！啊，但尼司，原來是他們把你害死的，原來不是你壽終正寢？不令你在枕上的人們，上天咒他們，我也咒他們！上天咒他們生生世世！我咒那一般害你的人，我咒那開槍的台利佛里！

卡赫兒：「立起」其餘的孩子呢，由帶耳礦拘捕來的台利佛里，拍特路安，也和他一齊絞死了嗎？

守門者：沒有，十二小時前就釋放了。也許夜裏你們遇見了他們的。

柯心：他們釋放了，但尼司絞死了？世界上有什麼公理？

守門者：他是在房屋附近被捕的。他們認識他的足印。關於其餘的人，沒有充分的證據。

卡赫兒：那麼，警官和民衆們說但尼司在獄裏供出了其餘的人，他們都是撒謊？

守門者：我沒有工夫在這裏和你談話。審判官得不到證據，就把他們開釋了。

「他走進，把門關了。」

卡赫兒：「伸出雙手」街上有沒有人啊？我喊他們來，他們可從來聽見過沒有，在高爾維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人爲了他隣人而死？

街上的人們你們都聽聽，斯里夫哀芝地方的但尼司卡赫兒死了！帶耳礮的但尼司卡赫兒代替了他的隣人而死！

他是又美觀，又年青，又強壯，最好的刈稻者，最好的拋稻者。在他死生原是一件小事，爲了保護他的隣人！

瑪麗，把衣服給你的孩子收集起來罷；孩子們都要用的。孩子們渡海之後，春天的時候，一絲一線，也好拿去做個紀念。

但尼司向審判官只要吐一句話，就可以開釋了，他們還答應給他各種的財物。他們把酒和金錢帶進獄去給他，教他供出一句話害他的隣人的命！

拍特路安并不是他的好朋友，不過是一個又傻又野的伴兒罷了；台利佛里呢，就是他把牆上鑽一個洞，把小牛放到我們的草地上來吃草。

但尼司不說話，閉住了嘴，他決不是一個招供的人。他就是供出了證據害了台利佛里，

也不能算是說謊。

我將走遍高爾特，吉伯坎替，德魯姆達羅，和達羅大；我把市集的人民和唱歌的人都招了來，大大的讚美但尼司！

遺在破板房裏的小孩子，將來提起他的父親應該認為是一個大大的榮耀。全愛爾蘭和全波斯頓的人都該給他一個歡迎！

五十年下去，我彎着腰，拄着拐，也將不斷的永久受人讚美！你過來，瑪麗，我們去路的喊叫，但尼司卡赫兒爲了隣人而死！

「她向左走下去，瑪麗柯心隨着。」

幕

獄門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正文中 正文後	正文前	底封面 之外面				
	十五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八元	十元					
				郵票二角以下者可以代現			
				全年	半年	時期	冊數
				二四	十二		
				二元二角	一元一角	國內	書價連郵費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內一國	外
						零售冊每	一角
						郵費	國內一分
						國外	二分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五日
新路半月刊第二期
每冊大洋一角
編輯者 新路雜誌社
發行者 新路雜誌社
總發行所 上海安南路泰威坊 新路雜誌社 一〇一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